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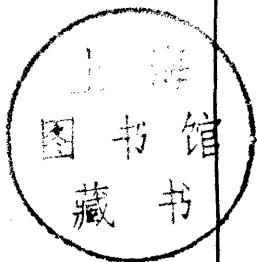
蘇聯與柏林問題



A541 212 0017 09458

蘇聯與柏林問題

(文件與演說)



蘇聯大使館新聞處 編印
一九四九年三月 南京

~~014742~~

目 錄

蘇聯政府致英國政府的照會（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三日）	一
蘇聯政府致英國政府的照會（一九四八年三月六日）	三
索柯洛夫斯基元帥在管制委員會會議席上的聲明（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日）	一二
德境蘇聯軍政府告德國民衆書（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九日）	一四
索柯洛夫斯基元帥致克萊將軍函（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日）	一八
柯洽八元帥致克萊將軍函（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二〇
索柯洛夫斯基元帥致羅柏遜將軍函（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二一
蘇聯，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波蘭，羅馬尼亞及匈牙利八國外長關於倫敦會議中德國問題的決議案的聲明——（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四日）	二三
蘇聯政府致美國政府的照會（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四日）	三一
蘇、美、英、法四國政府頒給四國駐德佔領軍總司令的訓令（一九四八年八月三十日）	三五
蘇聯政府致美、英、法政府的備忘錄（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八日）	三七
蘇聯政府致美國政府的照會（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四一
索柯洛夫斯基元帥的聲明（一九四八年十月二日）	四四
蘇聯政府致美國政府的照會（一九四八年十月三日）	五六

英、美、法三國政府將柏林問題列入安理會議程——破壞聯合國憲章（維辛斯基演說，一九四八年十月四日）	六五
柏林問題應由外長會議來審議（維辛斯基演說，一九四八年十月五日）	七一
破壞四國協定的「中立」國決議草案（維辛斯基演說，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七九
斯大林答「真理報」記者問（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八四
安理會表決前關於柏林問題的協議（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四日）	八六
奉蘇聯政府訓令維辛斯基致伊瓦特和賴伊的覆函（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八八
關於柏林問題塔斯社的聲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九〇

蘇聯政府致英國政府的照會

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三日（註）

蘇聯政府由報紙上獲悉，英國、美國和法國政府決定於二月十九日在倫敦召開會議，進行有關德國問題的討論。根據所公佈的消息，在這個會議中，預定討論下列問題：英、美、法三國關於德國的共同政策，西德意志國家未來的組織，魯爾的管制，以及安全問題，賠償問題等。

蘇聯政府認為必須提請英國政府注意一個事實，就是召開這種會議以討論屬於所有佔領德國的國家的權限內而觸及其他歐洲國家的各種問題，會破壞波茨坦協定和四國所通過的其他決議案。依照該項協定和各種決議案，管理德國以及樹立對德政策的責任，由佔領國共同負擔。單獨行動和它是不相容的。蘇聯政府並且提請注意，依照一九四五年六月五日的「擊潰德國宣言」，佔領德國的四國政府承受了最高政權，包括德國政府掌有的全部政權在內，並且也承擔了在將來的時候決定「德國的地位或是目前成爲德國領土之一部的任何區域的地位」的責任。

英國、美國和法國代表在倫敦會議中將討論的問題，就是那些唯有由所有佔領德國的國家一致同意始能解決的問題。

在倫敦召開上述的會議，乃是違背關於德境管制機構的協定，違背波茨坦會議通過的以對待單一的整體來對待德國的決議。

註：內容相同的照會曾分別致送美國政府（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三日）和法國政府（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六日）

由於上述各節，蘇聯政府認爲必須通知英國政府：倫敦會議將來所通過的決議，蘇聯政府將不認爲是合法的。

蘇聯政府致英國政府的照會

一九四八年三月六日（註）

爲答覆二月二十三日關於英、美、法三國政府就德國問題所舉行的倫敦會議的來函，我謹根據蘇聯政府的訓令作如下的聲明：

在二月十三日遞交給您的蘇聯政府的聲明中，就已經指出，英、美、法三國代表就德國問題所舉行的倫敦會議，乃是違背英、蘇、美、法四國就德境管制委員會所作的協定，而且也是違背波茨坦會議關於建立外長會議的協定，這個外長會議應將籌備對德國和平協議作爲它基本的任務之一。英、美、法三國政府答覆這個聲明時會宣稱：關於德境管制機構的協定以及波茨坦協定，並不包含禁止各國之間的協商。可是，這種聲明並不能使人相信。

大家都知道，因爲英、美、法三國政府間舉行這種片面協商的結果，四強以前所締結的協定已經不止一次地被破壞了。每一個人都明白，在倫敦會議中的所謂協商，乃是英、美、法之間就德國問題進行新密議的準備，雖然，十分明顯，三強政府之間的這一種密議和對於四強所簽訂的上述各項協定的忠實態度是不相容的。

根據英國政府的那個覆文所述英、美、法三國代表的倫敦會議，是爲檢討若干有關德國的重大問題而召開的。從已經公佈的倫敦會議的議程看起來，這個議程似乎包含着這些項目，如：德國的經濟在歐洲的作用和魯爾的問題，關於德國的安全措施，領土的變更，賠償問題以及其他直接屬於管制委員會或

註：該項照會爲蘇聯駐倫敦大使致送英國外相者。內容相同的照會曾分別致送美法兩國政府。

外長會議權限以內的，因而祇有憑佔領德國的所有四強的協議才能解決的問題。

由此可見，英國政府的覆文，不僅沒有駁倒二月十三日蘇聯聲明中所包含的論斷，大意說：三國政府代表的倫敦會議，乃是違背關於德境管制機構的協定以及波茨坦會議關於建立外長會議的協定，而且極其明白地證實了這種違背的事實。

蘇聯政府認為必須首先喚起特別注意德境管制委員會的立場。

一九四五年六月六日所公佈的英、蘇、美、法四國就建立德境管制機構所簽訂的協定中曾經聲明：管制委員會是為保證四強在各自的佔領區中對於「影響整個德國的主要軍事，政治，經濟以及其他問題」採取一致行動而成立的。在也是一九四五年六月六日公佈的關於擊潰德國的宣言中，英、蘇、美、法四強政府會保證共同決定「德國的地位或是目前成為德國領土之一的任何區域的地位」。

因此，根據這些協定，四強——英、蘇、美、法——就保證了在對整個的德國以及在佔領期間決定德國任何區域之地位方面奉行一致的政策。因之，凡影響整個德國或其任何一部的關於德國問題的個別會議的決定，都與四強所担负的義務相抵觸。

上述四國政府認為有關被佔領德國的四強一致的政策，乃是確保歐洲各國持久和平與安全的最重要的條件，而且這會構成了雅爾達會議和波茨坦會議關於德國非軍事化和民主化之決議的基礎。這樣的政策同時也阻止了德國作為一個侵略者東山再起的可能性，並且確保德國轉變為一個和平民主的國家。

在過去整個期間，蘇聯都一貫地按照四強所確定的這個政策行事。這樣做的時候蘇聯代表始終主張：管制委員會應該對德國各佔領區採取適宜的一致的措施，可是，甚至在極為重要的問題上，它也未得到英、美、法三國代表的支持。

同時，其他的佔領國家，遠在一九四六年就採取了直接放棄四強所確定的這個政策的道路。

這首先表現在英美之間就合併德境英美佔領區一節所作的個別協定上面，其次又表現在英美當局以及法國當局在它們各自佔領區中所採取的若干其他個別的行動方面，大家都知道，成立英美混合佔領區的問題甚至並未提交管制委員會考慮。事情甚至弄到這般地步，在英美於一九四八年一月間在佛蘭克福所舉行的會議上，曾通過若干決議，這些決議使雙佔領區的機構帶有一個政府的性質，雖然，一個月以前，英美的代表還曾否認他們準備成立一個單獨的西德意志國家。目前，問題的要點，乃在法國參加英美這種成立西德意志國家以對抗德國其餘部份的政策，這也不是祕密了。

這種政策以及這種對管制委員會的態度後果，是衆所週知的。英、美、法三國代表上述的行爲，已經使德境管制委員會陷於麻痺狀態，並且破壞了它的意義。

所有這些意味着：英、美、法三國政府，對於破壞關於德境管制委員會的協定，已經負有責任。

英、美、法三國代表關於德國問題的倫敦會議證明了目前的問題要點，不僅是破壞關於德境管制委員會協定，而且也破壞了波茨坦會議關於外長會議的協定。英、美、法三國政府，不願四強協定會把一切有關對德和平解決的問題劃歸外長會議的權限之內這個事實，竟組織了上述的對於德國問題的個別會議，不得蘇聯代表的參加，並且破壞了關於外長會議的協定。

蘇聯政府認爲：三強倫敦會議的組織，乃是英、美、法所奉行的政策之進一步的發展，而且目的在於清算代表着所有四個佔領強國的外長會議。

一九四七年，外長會議會在莫斯科和倫敦舉行關於德國問題的會議。這兩次，蘇聯政府都會力求四強在德國問題方面達成協議，並且遷就其它強國關於若干問題的提案，只要這是符合以前關於德國非軍

事化和民主化的協定之基本原則的。這樣做的時候，蘇聯政府首先是受着這種願望所指引，即：加速對德和約的籌備工作。並且恢復所有愛好和平人民所切望的歐洲的澈底和平。蘇聯政府也曾堅持實踐雅爾達會議和波茨坦會議關於滿足那些曾遭德國侵略的各盟國之合法要求的決議。同時，蘇聯政府也曾主張必須協助德國復興爲一個民主與和平的國家，這是完全符合雅爾達和波茨坦決議的。

然而因爲英、美、法所採取的立場，外長會議未能就德國問題達成一致的決議。

英、美、法三國政府拒絕了蘇聯在倫敦外長會議上所提的關於籌備對德和約的提案。上述三國政府也否決了蘇聯的關於建立德國中央經濟機構的提案，這也是由波茨坦協定所直接規定的。三強政府也否決了蘇聯的關於組織一個德國中央政府的提案，這是爲恢復德國政治與經濟統一所必需的。

若是英、美、法三國政府同意着手籌備對德和約，並採取以恢復德國統一爲目的的措施，那末，在解決整個德國問題以及獲致歐洲的和平方面，這就有重大的進步了。所有這些問題未能達成協議，完全是因爲上述三強所採取的消極態度。

若是英、美、法三國政府遵守在雅爾達會議及波茨坦會議的決議中所表示的立場，外長會議當考慮德國問題時，無疑的就順利地解決了它的任務。四國外長莫斯科會議和倫敦會議的失敗，就因爲英、美、法背棄了雅爾達會議和波茨坦會議關於德國問題的決議，並且企圖強迫外長會議接受一種與這些決議相反而且不能相容的政策。

現在有人作各種的企圖，以莫斯科和倫敦的外長會議的工作不順利及其失敗爲理由，來給目前的個別行動辯解。這些企圖的目的，在使三強免去對這個失敗所負的責任，而把過失推給蘇聯，雖然，十分明顯，外長會議失敗的責任完全在破壞這兩次會議的英、美、法三國政府的身上。

現在，這些個別行動的真正目的，每一個注視着上述強國對德政策的人們都看得十分清楚。這些志在清算外長會議的行動的目的，乃是在廢止一切足以妨礙實行一種對德政策的限制，這種政策，外長會議是不能同意的，因為它根本違背四強以前一致同意的政策。

許多事實表明：關於歐洲的，德國包括在內，所謂「美國計劃」，已經成爲美、英、法的侵略人士的政策的基础，這種政策現在正由這些強國不顧德國非軍事化和民主化的任務而奉行着——代替反希特勒聯盟各強國在確定德國投降條款時以及在雅爾達會議和波茨坦會議中通過決議時所一致同意的政策。他們在作一切的努力，以便把德國西部，彷彿像殖民地一樣變爲這一種計劃的對象和工具。

當英美混合佔領區——雙佔領區於一九四六年在德國成立以反對德國其餘部分時，曾經聲明：兩個佔領區這樣的合併將促成德國經濟的復興，同時減少佔領強國的費用。這些解釋和諾言證明是不確的。實際上，雙佔領區的成立，不能以經濟的考慮來加以解釋。引起德國分裂的這一步驟，乃是由一種願望所促成的，就是想自由行動，以便在德國西部奉行英美當局片面的政策，這種政策，他們終於未能迫使整個德國的管制委員會接受。因爲背棄雅爾達和波茨坦政策在管制委員會中遭到抵抗，英美兩國政府遂將它們西方的機構成立了英美雙佔領區，在這個雙佔領區中，它們哄騙着管制委員會，開始實行他們個別的政治和經濟的計劃。

在管制委員會中，英美的代表經常遭到蘇聯要求貫徹各佔領區的非軍事化工作，而在雙佔領區中，它們都可以自由行動，而德國那一部分的消滅戰爭潛力的工作減小到等於零。清算德國軍事工廠，即是那些被指定了搬移作爲賠償的工廠的措施，至今並未實行。

在管制委員會中，需要報告關於各區實行民主化措施的情形，而在雙佔領區中，英美當局可以不受

管制，尤其不受以前四強對於德國民主化政策所作的一致決議的約束。它們愈益倚賴德國侵略人士和德國獨佔資本家的支持，這些人們過去曾作爲希特勒主義和德國侵略的堡壘，現在則願意充當好戰的德國復仇主義者。土地改革的計劃，以及將一向充當德國軍國主義之堡壘的大地主及容克世家之田產分配給小農的計劃，依然祇是寫在紙面上。

應該再說一句，在法國佔領區中，過去和現在都在奉行着與英美佔領區中所奉行的政策毫無分別的政策。

現在，每一個人可以看出：英美混合佔領區的成立，乃是實行關於歐洲的所謂「美國政策」的一種準備。

「馬歇爾計劃」的出現，主要地也是以經濟的動機來加以解釋。一般認爲：這個「計劃」目的在給予遭遇戰爭的歐洲各國以援助。現在，已經明白。這種解釋是極端前後矛盾的。

實際上，在戰爭中遭難最重的歐洲國家，却在這個美國「計劃」之外，因爲這些國家不能同意那個「計劃」所附帶的條件，認爲這些條件是與他們的國家主權和政治獨立不相容的。在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中它們自己的血保持住它們國家獨立的各民主國家不接受帶來一個外國對它們的內政，它們的經濟生活和國家發展之干涉的全面美「援」的條件，這是十分可以理解的。在另一方面，「馬歇爾計劃」不僅包括義大利，而且也包括德國的西部，雖然，德國爲賠償它加之於同盟國家的損失所負的義務，迄今尚未確定。因爲英美的政策使德國失去了成立能够保持其國家利益的中央民主政府的可能性，因爲英美佔領區在四強管制之外，雙佔領區遂成爲英美資本家實行放肆的統治的方便之處。在雙佔領區中，英美獨佔資本家，銀行和卡特爾滲透進經濟生活的各部門，征服它們使它們屈服於他們擴張主義的願望。

許多事實表明：對於有效恢復德國西部高度發展的工業，迄今什麼也沒有幹，恰恰相反，那些工業的發展，以前一直被阻礙，現在依然受阻礙，因為恐怕競爭。同時，美國的「援助」計劃包含着雙佔領區和擁有重工業的魯爾，這些地方一直是生產軍火的有力基地，這個事實就反映出美國一部分人士想恢復德國的戰爭經濟潛力，並利用它以達上述目的的願望。

所以，想由所有四個佔領強國共同管制魯爾工業區的企圖遭到英美方面堅決的反對，這就不足為奇了。

英美當局的對德國經濟措施的政策，是打算獲得德國重工業巨頭的支持的，但是它與德國和平民主的改造的目的發生顯著的抵觸。這個計劃並不趨向德國和平經濟的恢復，却充滿了德國西部可變為歐洲未來侵略之戰略基地的危險。

目前，英國已提出所謂「西方聯盟」的計劃。法國，比利時，荷蘭，盧森堡，以及義大利和德國西部，却被列入這個政治集團，而美國的參加也是預料中的事。同時也計劃將某些其他的西歐國家列入這個集團。

顯而易見，英國的這個計劃與「馬歇爾計劃」是密切有關的，補充它並且顯露出英國對歐洲計劃的政治目標。美國的經濟「援助」計劃和英國的「西方聯盟」的政治計劃都是要將西歐和東歐對立起來，因此造成歐洲的分裂。所以，由此可知，美國的經濟計劃和補充它的英國的政治計劃，是與鞏固歐洲各國和平與安全的利益毫不相干的。

考慮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嚴重的教訓，愛好和平的歐洲各國，竭力想達成協議，以便防止另一次德國侵略的可能性。所有已知的條約，為英蘇和法蘇二十年互助條約，蘇聯與其他歐洲國

家的條約，以及一九四七年的英法條約都是以此爲基礎的。這種想防止另一次德國侵略的願望，符合一切愛好和平國家的利益，而且不會造成某些歐洲國家與別的歐洲國家對立起來。這些條約的締結，正如以前一樣，對於歐洲各國的安全以及普遍和平的鞏固有所裨益。

「西方聯盟」的計劃就具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質，它的目標並不是防止德國的侵略，以及一旦發生這樣的侵略的時候實行互助。英國的這個政治計劃甚至不能確立這樣的目標，因爲它不是針對着德國侵略之再起的，恰恰相反，它要把富於侵略性的德國獨佔資本家保持着統治地位的德國那一部份列入西方集團，而這些人昨天還是希特勒侵略的堡壘。

另一方面，英國政治計劃的性質，已由這一事實充分暴露了，即：它將這個集團中的歐洲國家和那些一直擁護普遍和平之鞏固以及防。另一次德國侵略的其他歐洲國家對立起來。

所以，由此可見，英美雙佔領區的成立，和從此而發生的德國分裂，並不是偶然的。它們既將德國西部置於四強共同管制之外，現在則想利用它，以便造成西歐國家的一個特別集團，以反對歐洲其他的國家，這就引起歐洲政治上的分裂，並且形成歐洲國家的兩個陣營。

所以，美國的經計劃和英國的政治計劃，都不是爲鞏固和平，經濟復興和進步的目的而服務的，是爲恰恰相反的目的服務的。所有這些，就說明了蘇聯對這些計劃所持的態度。

從上述各點看起來，美國，英國，以及法國所奉行的政策，已經破壞了四強關於德境管制委員會的協定，以及波茨坦會議關於負責籌備歐洲和平協議的外長會議的協定。三強的這種政策完全不能促進歐洲持久民主和平的建立，却充滿了祇對十足的新戰爭的製造者有利的後果。

英、美、法三國代表，瞞着蘇聯也參加的外長會議，就德國問題所組織的倫敦祕密會議，證明了三

強政府甚至毫不猶豫地完全忽視它們的義務。祇有一小羣少數國家的代表被邀請參加這個會議，而遭受德國侵略最爲慘重的大多數國家不得參加，這個事實表明了：倫敦會議追求着反對所有其他歐洲國家的西歐集團發起人狹隘的目的。

鑒於上述各點，蘇聯政府認爲必須重申它的聲明，卽：這個會議所作的決議，不可能具有法律的效力或國際的權限。

索柯洛夫斯基元帥在管制委員會會議席上的聲明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日

索柯洛夫斯基元帥聲明在開會以前他已向管制委員會各委員分送了備忘錄，內容如下：「兩週以前，報紙上曾發表美、英、法三國代表倫敦會議的公報，這個會議是專門討論有關整個德國的重大政治、經濟問題的。如所週知，這個會議的召開，并未通知管制委員會，而且是瞞着世界輿論祕密舉行的。管制委員會迄今也未得到關於這個會議之結果的報告，雖然，照公報看來，這個會議會討論德國的國家組織，對魯爾的管制，賠償，將所謂馬歇爾計劃推廣到德國西部佔領區，調整西部三佔領區佔領當局的行動等這些重大的問題。這些問題完全在管制委員會權限之內，而管制委員會，四個佔領強國會指定它担任在德國執行最高權力的任務，而該委員會的建立，就是爲着「求得四國在它們各自的佔領區中對整個德國所共有的主要軍事，政治，及其他問題採取一致行動的」。一九四五年六月六日所公佈的關於德境管制機構的協定。這就說明了爲什麼管制委員會必須知道倫敦會議中究竟擬定了一些什麼關於德國的決議，同時必須知道美、英、法三國司令部在德境西部佔領區中，在這方面打算採取一些什麼政治與經濟的措施。鑒於這個事實，蘇聯司令部認爲：美、英、法三國代表必須向管制委員會報告各國佔領區所接到的關於倫敦會議工作的訓令，而且它們必須同管制委員會就倫敦會議公報所已涉及或是并未提到的其它問題提供詳細解釋。」

因爲管制委員會各會員拒絕同管制委員會報告倫敦會議的經過，索柯洛夫斯基元帥作了下列聲明：「美、英、法三國正式代表曾在倫敦會議中討論并決定有關德國的問題，這些問題與管制委員會的

職權有直接的關係，而且祇有在佔領德國的四強協議的基礎上才能加以決定。可是，英、美、法佔領當局不願向管制委員會報告倫敦會議中所擬定的決議，也不願說明它們因倫敦會議關於德國問題的片面決議所接到的指示或訓令。英美代表爲什麼拒絕就倫敦會議所討論的有關整個德國的上述各問題對管制委員會作報告呢？第一、因爲管制委員會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可能向世界輿論洩露美、英、法三國代表在倫敦針對着波茨坦協定和其他的四強決議所進行的密議，這些密議的目的是不能公開的，而且與和平及德國民主化的政策不相容的。第二、因爲這些國家的代表，一心想消除足以妨礙它們的與四強決議以及佔領德國的目的相牴觸的對德政策的約束。這樣，就產生了一種形勢，祇有蘇聯一方可以向管制委員會報告，而英美方面却拒絕向管制委員會報告他們在他們所佔領的德國地區內所採取的行動。所以，這幾位代表證明：它們在撕毀關於德境管制機構的協定，並且担負着毀棄這個協定的責任。這幾位代表以他們的行動再度證實：管制委員會實際上不復是德國的執行四國管理該國的最高權力機關。這也可以從上述三位代表在管制委員會及其各機構最近的一切會議上所採取的立場看得出來。這就是說：這幾個代表團在破壞并葬送管制委員會，在破壞就德境管制委員會所締約的協定。

毫無疑問，這乃是對德境英、美、法佔領當局按照四強關於佔領期間管理德國的協定所負的義務最嚴重的破壞。因之，非常明顯，德國西部佔領區在實現倫敦會議片面決議方面現在所採取的或是將來要採取的行動，不能被視爲合法行動。」

因爲英美代表拒絕向管制委員會報告倫敦會議所討論的問題，索柯洛夫斯基元帥宣稱：他覺得繼續開會毫無意義，遂宣告閉會。

德境蘇聯軍政府告德國民眾書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九日

德國的男女公民們：

德國的西部各佔領區內，宣佈了單獨的幣制改革。在那些地區裏，由於美、英、法佔領當局的命令，統一的德國貨幣——金馬克——禁止流通，而採用另一種貨幣。現在在德國境內沒有統一的國幣，沒有統一的通貨了。幣制的單獨改革，是爲了美、英、法各國獨佔資本家的利益，他們推行肢解德國的政策，致力於削弱德國，好把德國的經濟隸屬他們。

對於德國的國家統一，又給予了一個新的嚴重打擊，關於管制機構的協定，波茨坦協定都遭受破壞，原來波茨坦協定會規定以單一的整體來對待德國，並規定保持統一通貨的必要。德國西部三個佔領區內推行的財政改革使德國的分裂底於完成。

幣制單獨改革的主持人，懼怕責任和德國人民的憤慨，故弄玄虛，說全國一致的幣制改革爲不可能，希圖以此辯解。這種故弄玄虛的目的是欺騙輿論。

根據四方面協議決定的全德國一致的幣制改革，乃十分可能而絕對需要的事。

大家都知道，德境蘇聯軍政府，依照蘇聯政府的指令，歷來堅持德國政治經濟的統一。它一向反對任何以分裂德國爲指歸的單獨行動。管制委員會各機構的蘇聯代表會利用一切可能，以求達到推行全德國一致的幣制改革。並且蘇聯代表還主張立即設立全德財政部和德國中央發行銀行，好讓德國人民自己參加幣制改革的實施和幣制穩定的保證，以謀全國的經濟復興。

管制委員會內的蘇聯代表會提議對各佔領區單獨改革幣制的準備加以譴責。關於推行全德國的幣制改革的原則，業已達成四方面的同意。然而全德國的幣制改革終遭破壞。現在明白得很，美、英、法三國的代表們只不過表面上在管制委員會里進行關於全德一致改革幣制的辯論，其實是利用這種辯論以秘密進行其單獨改革幣制的準備。

作爲單獨改革幣制的辯解，還企圖藉口於整理德國西部佔領區內通貨的必要，因爲該地通貨曾經國社黨破壞。

但是德國西部各佔領區佔領軍當局在三年之內對於實施整理通貨的措施實際上採取了怠工的態度。通貨的紊亂情形且被利用了好把德國經濟置於美英法獨佔資本家的隸屬之下。西部各佔領區內，大資本家，投機商人因供應軍需品與商業投機所賺的鉅額資金，依然留在他們絕對支配之下。西部各佔領區內德國的銀行和工業的獨佔企業，依舊完整無恙，其中有許多現在實際上已變成了華爾街的支部，即美國銀行和工業獨佔資本家的支店。

美、英、法獨佔資本家推行肢解德國的政策，是倚賴西部佔領區德國大資本家和容克世家的代表們的支持，也正是他們這些人在當年保證法西斯攫取政權，準備第二次世界大戰，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單獨的幣制改革，加強這些反動集團在西德的政治經濟地位，却損害了勞動人民的利益。

西部佔領區內設立的雙佔領區和三佔領區的各種機構，自稱爲德國人民代表，事實證明，都是英、美、法三國獨佔資本家手中的傀儡。

單獨的幣制改革，予德國經濟復興事業以嚴重損害。本來只有單一的德國貨幣，於今行使兩種貨幣了。本來只有一價格，於今有兩個價格了。國內的商業聯繫遭破壞了。既是各有不同的貨幣，遂使各佔

領區間的貿易，事實上變成了國際貿易。西德的貨幣，甚至在德國以內的結賬上也落到美元的監督中去了，這也正是美國獨佔資本家所追求的。德國人民和貨物在各佔領區間自由來往的先決條件遭破壞了。西部佔領區的幣制改革，破壞了德國各地之間幾百年來一直發展的經濟聯繫。它，在德國各地區的經濟情況上，發生有毒素的影響，連西部各佔領區也包括在內，因為西部佔領區的經濟與德國東部各地區是有着不可分的關係的。它，意味着德國分裂的完成。

高壤爲德國經濟利益而整理通貨，企圖藉此作爲單獨改革幣制的辯解，純是一片虛言，其理由卽在此。

德境內蘇方軍政府，根據波茨坦決議案，並爲了德國人民的利益，企圖保證德國和平經濟的發展，會努力於覓取全德國的幣制改革。現在蘇方軍政府依舊主張德國政治經濟統一的必要，特譴責美、英、法三國佔領當局單獨改革幣制的行爲，並將因此產生的全部責任概由他們担負。

德境蘇方軍政府，考慮到人們所造成的現狀，聲明下列各點：

(一) 德境西部各佔領區發行的紙幣，不准在德境蘇方佔領區和「大柏林」區內流通。「大柏林」區處於蘇聯佔領區之內，經濟上爲蘇區的一個部份。

(二) 蘇聯軍政府通告德國人民，禁止向蘇聯佔領區和「大柏林」區運入西部各佔領區發行的紙幣，並且禁止由西部各佔領區運入國家銀行馬克和債券馬克(Rentmark)以及盟軍司令部的馬克。

(三) 由西部佔領區運入西德發行的紙幣，國家銀行馬克和債券馬克以及盟軍司令部的馬克，與在德境蘇聯佔領區和「大柏林」區收用西區的新紙幣，都視爲以破壞經濟爲目的的行爲，對於犯罪者將採取適當的懲處手段。

本條例茲宣佈即有法律效力。

爲保護德境蘇聯佔領區和「大柏林」區人民的利益，不容許由於西方各國的單獨行動而產生經濟紊亂，蘇聯軍政府將採取由現狀產生的其他的必要手段。

德境蘇聯軍政府深信，德國人民將支持它的措施，而採取必要手段以克服困難，提高經濟，鞏固德境蘇佔領區的通貨。

德境蘇聯軍政府長官兼德境蘇聯駐軍總司令蘇聯元帥 索柯洛夫斯基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九日於柏林

索柯洛夫斯基元帥致克萊將軍函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日（註）

克萊將軍閣下：

我收到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八月的來函，您在來函內，於無線電廣播此事前數小時，通知我，美英法三國駐德領事團，奉令決定聯合起來，並在德境西部佔領區實行單獨的幣制改革。

遺憾的是，您用您自己單方面的不合法的決定，不使管制委員會獲悉，未經它的同意，背着它，在西德實行單獨的幣制改革，就用這件事根絕了德國通貨的統一，完成了德國的分裂。您引用西部佔領區經濟情況「劣來作爲破壞德國統一的單獨行動的辯解，我不能接受。在管制委員會的機構里，實施全德國幣制改革的重要原則，業經獲得了四方面的同意，您是知道的，而現在，全德國的幣制改革竟遭挫敗了。

我應當承認：我很難瞭解，怎麼樣可以把您在西德實行的單獨行動，和您致我的信內所載的關於在德國採用統一的幣制各佔領區當局在最近的將來「可能達成協議的聲明」兼收併蓄在一起。我覺得，您的實際行動在這方面毀滅了德國人民的願望。

您把你們決定在西德施行單獨的幣制改革告訴我，幾乎是與這件事的實施同時。這無疑地把蘇聯佔領當局置於困難的境地，而迫使我不得不採取緊急而必要的措施以維護德境蘇聯佔領區的經濟和德國人民的利益。

註：內容相同的函件曾由索柯洛夫斯基致羅伯遜將軍和柯寧將軍。

您在致我的信中說，你們所推行的單獨的措施，「與柏林的美軍管區無關，因為現在施行的四方面管理柏林的特別條件，是把柏林視作一整個單位的」。

您的這種聲明僅能引起人們的驚異，因為大家都知道，現有的是四方面管制全德國的國際協定，您甯可把它撇開不談，而四方面管理柏林的協定，只不過是對於全德國的盟國管制機構的協定一部份罷了。我不能承認您的，趨向於破壞管制機構的協定的行動是合法的行動，並且應該聲明，對此種行動的一切責任完全落在美、英、法當局的身上。

同時，我以滿意的態度接受您的關於柏林美軍管區並不施行西部佔領區所宣佈施行的單獨的幣制改革的聲明。我認為這是理應如此的，因為在柏林只可以流通一種貨幣。每一個人都明白，要是在柏林行使兩種貨幣，不只會破壞「大柏林」區的經濟和貨幣流通——「大柏林」區位於蘇聯佔領區以內，在經濟上是蘇佔領區的一部份——並且也會破壞蘇聯佔領區的經濟，這是蘇聯佔領當局因負有國際條約上的義務所不能容許的。

至於您的願望，在西部佔領區與蘇聯佔領區之間繼續維持現有的貿易關係，我表示獲悉。我向來是贊成在我們各佔領區之間廣泛發展這種貿易的，我想，這沒有再向您表示的必要罷。

蘇聯元帥索柯洛夫斯基謹啓

索柯洛夫斯基元帥致克萊將軍函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二日（註）

克萊將軍閣下：

美、英、法佔領當局宣佈在德國西部佔領區實施單獨改革幣制的行動，使我管轄下的佔領區陷入困難的地位。這件事逼使我採取保護蘇聯佔領區和「大柏林」區的經濟和德國人民利益的決定，以免因作廢的紙幣由西德湧來而發生的經濟紊亂和通貨解體。因此，我決定在蘇聯佔領區和「大柏林」區實施幣制改革。

蘇聯駐德軍政府贊成全德國的幣制改革，曾在管制委員會機構內作過此事的籌備工作，他不認為在本佔領區內作單獨改革幣制的準備是可能的。因此，我們在目前並沒有新的紙幣，而不得不在國家銀行馬克與舊式債券馬克之上加蓋特種鉛記，以作幣制改革。

我希望，您對於這種迫於你們單獨行動而採取的幣制改革，不在柏林美軍管區內製造障礙，也不在保障蘇佔領區和「大柏林」區經濟生活和正常的貨幣流通的事業方面創造不必要的困難。

蘇聯佔領區和「大柏林」區實施幣制改革的條件與法規，載在後列附件之內：蘇聯駐德軍政府第一號命令，及德國經濟委員會議決經本人核准的德境蘇聯佔領區和「大柏林」區實施幣制改革條例。

蘇聯元帥索柯洛夫斯基謹啓

註：內容相同的函件曾分致羅柏遜將軍與柯寧將軍。

索柯洛夫斯基元帥致羅柏遜將軍函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羅柏遜將軍閣下：

本年六月二十三日關於英國佔領當局將西德單獨的幣制改革推行到柏林英軍管區的決定的來函業已收到。

首先，我應當指出，這一決定與僅僅幾日前（本年六月十八日）您在致我的信中說到德國西部佔領區實行單獨改革幣制時所作的保證相矛盾。您一定記得，在六月十八日函中，您聲明過英軍佔領區的幣制改革與柏林英軍管區無關。

此外，您昨天提議歡迎我們的財務專家研究德國西部佔領區實行單獨改革幣制在柏林所造成的狀態，我除了視作一種企圖專爲獲得表面效用的姿態外，不能予以別樣的評價。

您知道的，六月二十二日英美法專家在四國佔領軍當局的財務專家的共同會議席上，提出了明知不能實行而又顯然不能被人接受的要求，藉以拖延柏林以內貨幣流通問題的實際解決，並且就用這個手段破壞蘇區和柏林的幣制與經濟（柏林位於蘇區，經濟上構成蘇區之一部）。這麼一來，財務專家們進行的工作遭到破壞的全部責任完全由英美法當局負擔。

您要求把有關柏林貨幣流通的一切措施交由柏林警備司令部執行，我不能不指出這也是不能實現的。將軍先生，您很知道，盟軍的柏林警備司令部自從它的工作經海雷上校破壞以後事實上早就沒有執行職務了。關於海雷上校破壞該司令部的的工作，我會經提出過抗議，但是到現在還沒有接到答覆。

可作爲柏林貨幣流通問題討論基礎的任何其他有實現可能的建議，英美法佔領當局並未提出。雖然您自己承認，在柏林存在着兩種貨幣是不合理，而也是經濟上不容許的事，但是您依然決定將第二種貨幣推行到英管區來，這顯然是別有企圖，與德國人民利益和經濟利益毫無共同點的企圖。將軍先生，您很知道，西部佔領當局的分裂行爲引起德國人民合法的憤慨，受到全世界民主社會的嚴厲批評。那些民主人士對於真誠的國際合作與鞏固世界和平是利害攸關的。

考慮到人們所造成的狀況，蘇軍司令部將不得不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蘇軍佔領區和位於該區而經濟上爲該區的構成部份的「大柏林」區的德國人民的利益。

蘇聯元帥索柯洛夫斯基謹啓

蘇聯、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波蘭、羅馬尼亞及匈牙利八國外長關

於倫敦會議中德國問題的決議案的聲明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四日華沙會議通過

美、英、法三強對德問題倫敦會議的結束，已於六月七日的公報中宣佈了。公報中陳述上述祕密會議中所通過關於德國的主要的政治經濟等問題的決議案，以及改變德國西部邊界問題的決議案，不過據報紙上透露的消息，公報對會議中通過的其他若干決議案却保持了緘默。

倫敦會議的召開，實違背波茨坦協定，波茨坦協定中規定，關於德國的諸問題，應由四強——蘇、美、英、法——決定，而責成由這四強的代表們組成的外長會議來審議這些問題。美、英、法三國舉行的這次單獨的會議，並且邀請比荷盧三國——比利時，荷蘭，盧森堡——參與，雖然與德國接壤的各國，如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直接有關的其他各國，並未參與，這種事實也是不容忽視的。

召開單獨的倫敦會議以處理德國問題，這就證明了，組織這次會議的美、英、法三國政府，蓄意要取消在波茨坦會議中設置的外長會議，並且要取消根據四強間的協議設置得更早的德境四國管制機構了。如此違背美、蘇、英、法間關於德國問題的早先的協議，以及違背曾保證履行的應與有關國家舉行協商的義務，都是公然無忌地發生的，而以防止將來德國侵略再起爲目的而締結的，關於德國解除軍國主義化與實行民主化的波茨坦協定，勢必因此破壞了。

違背有關德國的現存協定的這些行爲，不僅影響到佔領德國的四強的，以及曾受德國侵略的那些國家的生存攸關的利益，而且也影響到力求在歐洲奠定堅實而永久的和平的歐洲一切國家的利益。

如所周知，雅爾達協定與波茨坦協定，規定的目的，是要將德國解除武裝，取消德國的軍事工業，摧毀德國軍國主義的真實基礎，防止德國作爲一個侵略國而復活，這樣子來把德國變成一個愛好和平的民主的國家。不但這樣，雅爾達協定與波茨坦協定，更規定德國有支付賠償的義務，至少也可補償曾因德國侵略而受害的各國的一部份損失。

比荷盧三國也參加的倫敦三強會議的決議，却追求着完全不同的目標。這些決議，竟把關於使德國解除軍國主義化並實行民主化的任務，以及在德國創造一個和平民主國家的任務撇開了，而對德國賠償問題完全保持緘默。這些決議，目的並不在於預防德國新侵略的可能性，而是要利用它把德國西部——尤其是魯爾重工業——變爲重建德國軍事潛力的工具，好利用來達到美英的軍事戰略目的，類似這樣的計劃，對於德國侵略的捲土重來會造成有利的環境，那是很明顯的。

同時，倫敦會議的決議，已表明了最近在美國主持下，由英、法、比、荷、盧各國政府成立的「西方軍事同盟」的真正性質。美國也參加了的倫敦會議，並不是以防止德國新侵略爲宗旨，而是抱着完全不同的目的，這比上述五個國所組成的「西方軍事同盟」還顯得坦白些，倫敦會議，承認不可能把德國全部都列入美英的軍事——戰略陰謀計劃里去，只得極力利用德境西部各佔領區，把這些佔領區跟德國其餘地區割裂開來，作爲推行這些陰謀計劃的一種根據地。

一、倫敦會議的決議，就是要完成德國的分裂局面，連美、英、法三國政府早先聲明過，對德國的政治統一及經濟統一的口頭上的承認，也索性自食諾言了，倫敦會議籌備替德國的西部成立一個政府，

德國的西部由於上述各國的單獨行動已與德國的其餘各地分離開來了。爲了這個目的，他們決定召開特別指派的制憲議會，由英、美、法三佔領區內各州的代表組成之。這種議會必須要確保成立一個德國西部的傀儡政府，由那些會使西部佔領當局中意的，與美英資本獨佔企業有密切勾結的，而與德國人民毫無聯繫，並且對德國人民的民主志願抱仇視態度的德國份子組成之。這就意味着，美英法已締結了一種密約，要進行在政治上與經濟上使德國分裂與解體，在西部佔領區內成立這麼一個單獨的政府，要來對抗德國人民對於德國的統一及實行民主化的正當要求。

除了採取上述措施以遂行德國政治上的分裂與解體外，美、英、法三國政府，現在並且實行新的措施，以遂行德國經濟上的分裂與解體。倫敦會議一結束以後，美、英、法三國政府馬上就開始實行六月十八日宣佈的德國西部佔領區單獨的幣制改革了，雖然上述的公報把倫敦會議關於這個問題的決議隻字未提。本來按照蘇聯政府所建議根據蘇、美、英、法四國的協議，在德國全境實行一種單一的幣制改革，分明是必要的，而德境西部佔領區中竟不願這種分明的必要性，竟實行單獨的幣制改革了。

美、英、法三國政府，不肯按照適當時期會由四強的協定規定，用目前依然存在的德國全境通用一種單一的馬克，來實行單一的幣制改革，却單獨地實行那種幣制改革，在德國西部採用一種特別的馬克了。這就是德國的西部與德國的其餘各地之間，豎立了一種經濟壁壘，造成了許多新的困難，阻撓德國經濟脫節現象的消除，以及德國經濟的復興。在德國西部佔領區中實行的幣制改革的整個方案，爲的是要確保大財產所有者獲得好處，首先是要確保那些跟美英獨佔企業密切勾結的德國獨佔企業獲得好處，這就造成了西德失業工人日益增加，勞動人民物質生活條件日益惡化的危險，並且使德國與他國的經濟關係方面引起的困難。

這些便是倫敦會議的不可避免的後果，倫敦會議的決議勢必要使德國政治上與經濟上都陷於分裂解體的狀態。

二、使德國分裂與解體的政策，阻撓了對德和約的締結，而不締結對德和約，就不可能把拖延不決的戰爭狀態和歐洲的佔領制度告一結束。決不是偶然的，倫敦會議的決議，竟把對德和約隻字不提，關於和約的籌備問題也根本沒有提起。比荷盧三國也參加的美英法倫敦會議的決議，證明這些國家的政府和與它們接近的德國的一部份人士對於從速締結對德和約，從速由德國撤退佔領軍，都不感覺興趣。

美、英、法三國政府不準備對全部德國締結和約，而準備在德國西部各佔領區，施行所謂佔領法規，關於這一點，倫敦公報中用相當模糊的語句暗示過。一切愛好和平的各國人民的利益，是要求締結對德和約，務必取消對德的佔領制度，使德國人民完全恢復從事和平與民主發展的條件，而美、英、法三國政府，却不要從早締結對德和約，而是要迫使德國西方各佔領區接受他們的「佔領法規」以便擅自專橫地把德國被佔領狀態延長下去，使德國民眾在今後許多年間担负佔領軍的費用。

大家明白，美、英、法三國當局的此種政策，要奴役德國民眾，要把歐洲的和平安排擱置起來，這種政策是與把德國變成愛好和平的民主國家的任務不相容的，也是與各國人民力求從早奠定歐洲民主和平一事不相容的。

三、倫敦會議關於德國西部國家機構的決議，滲透着反民主的精神，關於召開所謂制憲議會以及製造一部德國憲法，一切籌備工作都操縱在三國軍事長官及德境西部佔領區各州州長們的手里。各民主政黨，各職工會，以及代表德國人民利益的其他各民主組織，竟完全被排擠未能參加此項工作。

歐洲各國人民的和平與安全利益，要求取消會摧毀州議會和各州自治行政機關的，那種希特勒式的

德國國家行政中央集權制，要求恢復在希特勒上台前原先存在過的地方權制的行政機關，要求重建德國全國性的一個政府和兩院的國會。這就是以確保在和平與民主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德意志統一的國家，而以民主團體得自由參加為條件。

倫敦會議的決議完全走到與此相反的路上去了。

倫敦會議，藉口不許恢復一個中央集權的帝國，拚命想使德國倒退，迫使德國人民接受一個聯邦式的德國，在那種國家組織裏，主要的政權屬於各州，而全國性的管理權則僅限於次要的職權，雖然這與現代民主國家的進步相反，也悍然不顧。

英、法、美的這一計劃，抱有肢解德國的目的，結果可使一個獨立的德意志國家毀滅。使德國聯邦化（解體）的此種陰謀計劃的實現，就使德國排外主義者和復仇主義者可以玩弄德國統一的觀念了，他們陰謀恢復一個對他國人民實行征服的德國。因此，關於復仇的觀念已經抬頭，而在德國本來存在着使於發展的地盤的排外主義，必將得勢，使新俾斯麥克之流乃至新希特勒之流應運而生的情況必將隨之發生了。如果德國人民對於統一的德國的志願，又變成了已經在德境西部佔領區中獲得佔領當局許多鼓勵了的德國排外主義者和軍國主義者手中的工具，那麼，這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德國侵略的死灰復燃，使包括德國人民在內的歐洲各國人民身受最嚴重的後果，這就迫使愛好和平的各國人民不得其加緊採取措施，以對新戰爭的煽動者們鬥爭。

四、德國西區佔領國所推行的政策，鼓勵着德國的修正派份子。這些份子正進行一種運動，反對以德國實行民主化與解除軍國主義化，並責成德國履行義務賠償由於德國的侵略所造成的損害為目的而在雅爾達會議中與波茨坦會議中達成的協定，反對關於日耳曼人口遷徙的那著名的決議，他們企圖利用

這些人口來達成對鄰國仇視的目的。

德國修正派份子的這種運動，尤其是直接反對沿奧得河與尼斯河的波蘭國家的疆界，而那是不能移動的疆界——和平的疆界。倫敦會議撇開修正運動不談，這就是獎勵德國反動派中的侵略傾向。其實在這種條件下採取措施以防止一切修正活動纔是鞏固歐洲和平安全的重要條件之一。

五、三強倫敦黨議要使西德的經濟受英美支持的決議，使西德依附這些國家。這就意味着西德的工業與經濟，都要爲美國以及英國的資本獨佔企業陰謀計劃服務，美英的資本獨佔企業極力要支配德境西部各佔領區中的整個經濟生活，而對於德國和平工業的恢復與發展却漠不關心，因爲他們視德國和平工業是與他們競爭者。

這種政策目的在於依照馬歇爾計劃，更加擴大並加深西德對美英獨佔企業的依附性。

德國和平工業的恢復與發展，不特不違反他國的利益，並且恰與歐洲經濟復興的目的相符。德國人民理應享有廣泛的機會，來恢復並發展他們平時的工業，農業和運輸業，以及對外貿易，因爲否則德國就不能夠生存，不能夠履行她對於會因德國侵略而受害的那些國家的賠償義務了。除了這一點，相當時期的四強管制是必要的，以便防止德國軍事工業與德國的軍國主義的復活。把德國西部佔領區的經濟列入「馬歇爾計劃」範圍，意味着在把整個歐洲瓜分成兩個陣營中也要把德國的這個部分包括進去，一邊是接受馬歇爾計劃並卑躬屈節甘受美國控制的那些國家的陣營，一邊是東歐各國的陣營，其中有蘇聯和各人民民主主義共和國，這些國家不同意外國干涉她們的內政。

由此可見，倫敦會議已不僅完全遂行了使德國分裂與解體的陰謀計劃，並且同時，依照「馬歇爾計劃」，更加擴大的把歐洲各國分裂成互相敵對的陣營了。很明顯地這和歐洲各國人民的利益以及和歐洲

的復興工作都是毫無共同點的。美、英、法三國不正當的政策，使德國西部各區的經濟，處於不堪忍受的境地，受那外國資本的擴張派的陰謀計劃的支配，此種政策損害到民主德國的利益，這是無庸贅言的。

六、倫敦會議通過了關於魯爾的一項特別決議。已經決定設置一個特種機關，來管制魯爾的煤炭，焦炭及鋼的分配，由參加倫敦會議的各國代表組織之，而煤炭，焦炭與鋼的生產已不受管制，使美英工業獨佔企業能保持住對魯爾工業的支配權。這麼一來，不是如蘇聯以及參加本會議的其他各國所堅決主張，把魯爾的煤炭與五金托辣斯及卡特爾移交德國人民作爲德國人民的所有物，美英兩國政府却把魯爾的重工業霸佔在自己的手里，不要法國和蘇聯參加管制生產，也不要德國的任何民主團體參與。這就使美英兩國的獨佔資本家與魯爾地方的德國煤炭及鋼業大亨們之間的祕密勾當感到便利，造成了重建德國作戰潛力並爲德國新侵略佈置場所的可能性了。

不難看出，這一種政策，是與和平的利益，與德國人民的利益以及與歐洲其他各國人民的利益，都是絕對不相容的。唯有將魯爾的重工業移交德國人民，並規定由四強——蘇、美、英、法——對魯爾工業的生產品的分配，實行管制一定的時期，足以共同確保魯爾工業爲和平目的而發展，這才能够充分而民主地，創造出以對歐洲各國人民的和平與安全有利的方式，使魯爾問題獲得解決的可能性。

七、由上所述，可見倫敦會議的決議，很鹵莽地破壞了雅爾達與波茨坦會議關於統一德國和德國民主化，以及解除德國軍國主義化納粹化，消滅德國作戰潛力和一切可能便利德國新侵略的條件的各種協定。

因此，我們必須承認倫敦公報中所聲明的，說倫敦會議的決議可使四強在對德國問題上將來容易獲得協議云云，完全不能成立。這種聲明的不能成立從下列事實中已可以看得出來，即：倫敦會議的決議完

全境背首先在雅爾達會議與波茨坦會議中通過的決議，並且既破壞了關於四國對德管制機構的協定，更破壞了關於德國問題應由四強參加的外長會議來審議的協定。

由比荷盧參加的倫敦舉行三強單獨會議，以及倫敦會議通過三強單獨決議，豈但決不能使四強對德的協議感到便利，反而更使各國人民對於美英參加的國際協定失掉信心。破壞國際協定的行爲，決不能博得人們對於破壞這些協定者的信心，這是不難看出的。

鑒於上述種種，我們誓不承認倫敦會議的決議具有任何法律上的效力，或任何道義上的權威。

八、蘇聯，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各國政府，遵照雅爾達會議與波茨坦會議關於德國的協定，認爲下列諸問題應首先毫不遲疑地予以解決：

(一)——由英、蘇、法、美之間的協議，實行爲了確保德國澈底解除軍國主義化而採取的措施。

(二)——由四強——英、蘇、法、美——對魯爾的重工業加以一定時期的管制，以便發展魯爾平時工業部門，而防止德國作戰潛力的重建。

(三)——根據英、蘇、法、美四國政府的協議成立一個德國全國性的民主的愛和平的臨時政府，由德國的各民主的政黨與公團的代表們組成之，以便造成一個保障，足以防止德國侵略的再起。

(四)——依照波茨坦決議，締結對德和約，以便所有各國的佔領軍都在和約締結後一年內退出德國。

(五)——擬定辦法，由德國履行對於曾因德國侵略受害的各國而應履行的賠償方面的義務。

蘇聯政府致美國政府的照會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四日（註）

一、蘇聯政府已經知悉美國政府七月六日的照會，在那照會中係用蘇聯方面採取的措施來說明柏林現在已經發生的局勢。

美國政府的這種聲明，蘇聯政府認為柏林已經發生的目前形勢，是由於美、英、法三國政府違背四強對德國及柏林所作的大家協議的決定，這種違約的舉動表現於實行單獨的幣制改革方面，表現於在柏林西區行使特別通貨方面，並且表現於使德國分裂解體的政策方面。

蘇聯政府會一再警告過美、英、法三國政府，他們對於四強原先通過的關於德國的一致協議的決議採取違約的路線，他們因此應負責任。在維爾達會議與波茨坦會議中通過的決議，以及關於德境管制機構的四強協定，所規定的目的，是要使德國解除軍國主義化和實行民主化，摧毀德國軍國主義的真實基礎，防止德國作爲一個侵略國而復活，這樣子來把德國變成一個愛好和平與民主的國家。這些協定，規定德國保證履行義務以支付賠款，即使那些會因德國侵略而受害的各國所受的損失獲得局部的補償也好。遵照這些協定，四強政府負起了管制德國的責任，並共同保證確定德國的，或包括柏林內的，形成德國領土之一部任何區域的地位，共同保證與德國締結一種必須由一個民主德國的適當的政府簽字的和約。

關於德國的這些最重要的四強協定，已爲美、英、法三國政府所破壞了。爲使德國解除軍國主義化而採取的措施迄未完成，而像魯爾這樣的德國軍事工業的一個最重要的中心，已撤消了四強的管制。關

註：內容相同的照會會分別致送英法兩國政府

於從德境西方佔領區中提取賠償物資的決定，也遭美英法三國政府的阻撓而無法實施。美、英、法三國政府的單獨行動，已破壞四國對德的管制機構。因此管制委員會已停其工作了。

由比荷盧三國參加的倫敦三強會議以後，美、英、法三國政府實行着以使德國分裂和解體爲目的的種種措施，包括目前準備替德境西方佔領區指派一個單獨的政府，以及今年六月十八日實行的西方佔領區的單獨的幣制改革。

在柏林，正像在德國全境，已經發生的局勢，既然是由於美、英、法三國政府一貫違背波茨坦會議的決定，以及關於德境管制機構的四強協定，因此蘇聯政府理應駁斥美國政府的聲明，認爲那是完全沒有根據的，蘇軍司令部爲了保護蘇軍佔領區的經濟以防紊亂起見，而採取措施，以限制柏林與德境西方各佔領區之間的運輸交通，而美國政府的聲明竟硬說這些措施違背了關於管理柏林的現存協定。

二、美國政府聲明，它是憑藉由於德國的敗北與投降而生的權利佔領其柏林的美軍管區的，關於這一方面並且提起四強之間關於德國和柏林的協定。這徒然確證了：行使上述對柏林的權利，就必須意味着當由佔領德國的各強國貫徹他們之間所締結的有關整個德國的四方面的種種協定。根據這些協定，柏林就被規定爲佔領德國的四強權力機關所在地，並且關於在管制委員會的指導之下實行管理「大柏林」一節也達成了一種協定。

由此可見，關於四方面共管柏林一節的協定，構成了關於四方面共管整個德國的協定中一個不能移動的組成部分。當美、英、法三國，由於自己在德境西部各佔領區中的單獨行動，已破壞了四方面共管德國的體制，並且着手在美因河畔佛蘭克福建立西德政府的首都之際，他們這就把曾經保證他們享有參加管理柏林的權利的，那真實的法理上的根據都摧毀掉了。

美國政府在其照會中指出它有權留駐在柏林，更是基於另一事實，即：美國會把它的軍隊撤出蘇軍佔領區的若干區域，美軍在德國作戰期間曾深入到那些區域，並且說，如果當時預見到目前在柏林已經發生的局勢，就不會把美國軍隊撤出那些區域了。

然而美國政府應該明白，把自己的軍隊撤退到四強關於德境佔領區的協定所規劃好的美軍佔領區的界線以內去，這只是履行它曾經保證履行的義務而已，只有履行了這種義務，才能使美國有權將其軍隊調到柏林來。

試將美國政府的照會中所提起的杜魯門總統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四日致斯大林總理的信和斯大林總理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五日的覆信審閱一下，就證實了由於當時達成的協議，美、英、法三國的軍隊才能開進德國的首都——柏林——和奧國的首都——維也納——而如所周知，這兩國的首都都是由蘇軍的部隊獨力攻克的。

關於柏林的，還有關於維也納的，上述協定，不過是關於德國和奧國的協定的一部分而已，這也是盡人皆知的蘇聯政府繼續堅持貫徹那些協定。

三、美國政府聲明，蘇軍司令部所實施的限制柏林與西方佔領區之間的運輸交通的暫時措施，已在對柏林西區民衆的供應方面造成了困難。然而，不容否認，這些困難是由美、英、法三國政府的行動所造成的，首先就是由於他們採取單獨行動，在德境西方佔領區中採用新幣，以及在柏林西區中採用特別貨幣一事所造成的。

柏林位於蘇軍佔領區的中央，而且形成蘇軍佔領區的一部分。柏林民衆的利益，不容許發生了在柏林或者僅在柏林西區通用一種在蘇軍佔領區中不通用的特別貨幣的這一種情勢。然而，德境西方佔領區

中實行單獨的幣制改革，已爲柏林，並爲整個蘇軍佔領區造成了這麼一種情勢，在西方佔領區作廢的大批鈔票有泛濫到柏林和德境蘇軍佔領區里來的危險。因此蘇軍司令部才不得不採取緊急措施，以保護德境蘇軍佔領區的和「大柏林」區的德國民衆的利益及其經濟。蘇軍佔領區的和柏林的正常的經濟活動被搗亂的危機，直到今天猶未消除，因爲美、英、法在柏林繼續保持其特殊的通貨。

同時，蘇軍司令部，對於柏林民衆的福利，對於確保柏林民衆獲得一切必需品的正常的供應一節，始終表示關心，並力求最迅速地排除由此而生的一切困難。而且，如果證明了是必要時，蘇聯政府並不反對憑自己的力量來保障「大柏林」全境民衆獲得充分的供應。

至於美國政府所述它決不會由於受威嚇，壓迫或其他行動，而拋棄其參加佔領柏林的權利一節的聲明，蘇聯政府不打算進而討論這項聲明，因爲無須什麼壓迫的政策，上述各該國政府，由於違犯了關於管理柏林一節的大家協議的決定，他們自己已將參加佔領柏林的權力化爲烏有了。

四、美國政府在其七月六日的照會中表示願意由四個同盟國佔領當局之間開始談判，以便考慮柏林的目前局勢，却對整個德國問題隻字不提。

蘇聯政府，雖然並不反對談判，然而認爲必須鄭重聲明，第一決不能把開始這類談判跟履行什麼初步條件混爲一談；第二，四方面的談判唯有不僅限於對柏林管理的問題時，才會發生效果，因爲這個問題跟那對德國全國實行四方面共同管制的總問題是分不開的。

蘇美英法四國政府頒給四國駐德佔領軍

總司令的訓令

一九四八年八月三十日（註）

法、英、美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業已決定，柏林四國駐軍總司令如果在實施這些措施方面能够獲致協議的話，下述各項措施應同時予以執行。

（甲）最近實施的柏林與西區間交通運輸及貿易的限制，德境蘇區車輛出入的限制，應予廢止。

（乙）蘇區的德國馬克將成爲柏林唯一通用的貨幣，西區的B馬克禁止在柏林流通。

你們受命和其他三國駐軍司令商議，儘可能迅速地擬定執行這些決議的具體措施方案，並在九月七日前向政府呈報你們討論的結果，包括（甲）（乙）二點何時始能實施的確定日期。

四國駐軍總司令將擬定關於在柏林通用蘇區德國馬克的措施。

關於兌換貨幣和今後在柏林準備並應用蘇區德國馬克的各項措施，須保證：

（甲）在兌換柏林發行的西區B馬克時，對於西區B馬克的持有人不得採取歧視、度或反對行爲。這些B馬克應以一對一的比率兌換蘇區德國馬克。

（乙）柏林各區對於貨幣，以及提供完全有效的銀行及貸款便利各點，須賦以平等的條件。四國駐軍總司令受命須提供充分的保證，務使在柏林通用蘇區的德國馬克，不致造成貨幣流通的紊亂，或破壞

註：本訓令是由四國政府一九四八年八月在莫斯科談判時一致同意的

蘇軍佔領區幣值的穩定。

(丙)關於柏林對其他各國以及對德國西區間的貿易，建立一個令人滿意的基礎。若要改變這個一致同意的基礎，非先經四國駐軍總司令協議不可。

(丁)對於預算，極度削減的佔領費用，以及柏林預算之平衡，提供足量的貨幣。

柏林貨幣流通的調節，應由蘇區德國鈔票發行銀行，通過現有的柏林貸款機關負責執行之。

爲了監督實際執行在柏林通用統一貨幣的上述各項財政措施起見，須設立一個財政委員會專司其事，由四國駐軍總司令部的代表組成之。』

蘇聯政府致美英法政府的備忘錄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八日

一、蘇聯政府閱悉法、英、美三國政府本年九月十四日的備忘錄。備忘錄裏，把柏林四國駐軍總司令之間進行談判的經過作了片面的陳辭，把蘇軍總司令在談判中所採的立場作了不正確的記載。

蘇聯政府認爲，假若四位總司令把他們談判進行經過的共同報告提交各該國政府，那麼，上述備忘錄裏所提到的在柏林談判中發生的對於各司令官所奉訓令的解釋上的爭執，就容易而很快地審議了。

在這種情形下，莫斯科的談判可以根據的不是某某單方面的報告，而是所有四國司令官對於已獲協議與未獲協議各問題的立場的確實報告，但是，三國代表既拒絕贊成這樣的商談辦法，蘇聯政府認爲必須答覆上述備忘錄中所提出的那些問題。

九月十四日的備忘錄中說到下列三個問題：（一）柏林與西部佔領區間交通運輸與貿易的限制，（二）財政委員會的代表權與職務，包括它與德國鈔票發行銀行的關係，（三）柏林商業的管制。並且堅稱，彷彿蘇聯駐軍司令部拒絕承認在莫斯科就該問題所獲致的協議。

蘇聯政府認爲，這種論斷是沒有事實的根據的，因爲蘇軍總司令在柏林談判中很準確地遵守四國一致同意的訓令和蘇聯政府在該訓令在莫斯科擬製時所作的解釋。所有有關柏林談判的資料經蘇聯政府研究以後，表示出柏林談判中發生見解分歧的原因，乃是美、英、法三國總司令企圖片面曲解在莫斯科同意通過的訓令，而把在莫斯科擬製該訓令時未曾討論過的解釋硬加到該訓令上去，這就表示違背了該訓令。對於這一點，蘇聯政府礙難同意。

二、九月十四日備忘錄內所述的第一問題，在頒給四國總司令官的訓令裏係如下地記載着。

「最近實施的柏林與西區間交通運輸及貿易的限制，德境蘇區貨運車輛出入的限制，應予廢止。」

蘇軍總司令關於這一問題所提出的具體建議與上述訓令完全相合。並且是以解除一九四八年三月三十日以後所施行的對交通運輸貿易的一切限制爲目的的，如同在擬製訓令時所約定的一樣。討論這個問題之時，蘇軍總司令會提請必須注意，使其他三國的總司令正確地遵守管制委員會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決議制定的適應駐軍需要的空中交通規則。關於這種規則，自三年前它制定的時候起，任何一個總司令也沒有對它發表過異議。認爲蘇軍總司令這種合法要求是在空中交通方面提出某種新限制，實屬毫無理由，因爲這種規則還是一九四五年施行的，並不是一九四八年三月三十日以後施行的。不料美軍總司令還是企圖否認有遵守此種管制委員會所制定而迄今依然有效的空中交通規則的必要。

由上所述，蘇聯政府認爲蘇軍總司令關於這一問題的立場完全正當，而美軍總司令的立場不但沒有根據一致同意的訓令，且與它相違反。反面的解釋可導致對管制委員會從前通過的任何決議的任意否認，這是蘇聯政府礙難同意的。

三、對各國總司令所頒的訓令中，也很確定地規定了財政委員會的代表權與職權，以及它與德國鈔票發行銀行的關係：

「關於兌換貨幣和今後在柏林準備並應用蘇區德國馬克的各項措施，須保證：

(甲) 在兌換柏林發行的西區 B 馬克時，對於西區 B 馬克的持有人不得採取歧視態度或反對行爲。這些 B 馬克應以一對一的比率兌換蘇區德國馬克。

(乙) 柏林各區對於貨幣，以及提供完全有效的銀行及貸款便利各點，須賦以同等的條件。四國駐

軍總司令受命須提供充分的保證，務使在柏林通用蘇區的德國馬克，不致造成貨幣流通的紊亂，或破壞蘇軍佔領區的幣值穩定。

(丙)關於柏林與其他各國以及對德國西區間的貿易，建立一個令人滿意的基礎。若要改變這個一致同意的基礎，非先經四國駐軍總司令協議不可。

(丁)對於預算，極度削減的佔領費用，以及柏林預算的平衡，提供足量的貨幣。

柏林貨幣流通的調節，須由蘇區德國鈔票發行銀行，通過現有的柏林貸款機關負責執行之。

爲了監督實際執行在柏林通用統一貨幣的上述各項財政措施起見，須設立一個財政委員會專司其事，由四國駐軍總司令部的代表組成之。

這個訓令的擬製，與上述備忘錄所引用的斯大林總理八月二十三日關於這個問題所作的初步解釋完全相符。

由以上所引的文句，可以看出，財政委員會的代表權與職權，以及德國鈔票發行銀行的職權，都經這個訓令確切規定了，蘇軍總司令就以此爲依據。依照這個訓令和四國在莫斯科所獲的協議，財政委員會並不是對鈔票發行銀行在柏林方面一切的業務都有監督權，而只是就有關上述訓令中甲、乙、丙、丁各條款內明確規定的事項有監督權。在莫斯科討論本問題時，建議由財政委員會監督柏林德國鈔票發行銀行一切業務一案，未獲通過，因爲這可以使財政委員會干涉到調節貨幣流通的問題，而蘇軍佔領區貨幣流通的調節責任係蘇軍當局負擔的，與財政委員會之干涉自不相容。

依照以上所述，蘇聯政府礙難同意法、英、美三國政府備忘錄中所載對於一致同意的訓令的不正確的解釋，並且認爲有嚴格遵守該訓令之必要。

四、關於貿易方面，上述一致同意的訓令會限令各國駐軍總司令爲柏林與其他各國以及西德佔領區間之貿易建立一滿意的基礎。大家都知道，八月二十三日在莫斯科談判時，蘇聯政府對於這個問題曾提出了具體的建議，但是這問題未經詳細討論，而交與四國駐軍總司令去研究了。

蘇軍總司令關於這個問題所提出的建議，並不產生任何可以指稱該項建議違背訓令精神或意義的理由。正相反，該項建議的目的就在依照在莫斯科所達成的協議，把該訓令好好執行。

同時，爲了迅速擬具柏林方面的實際措施，蘇聯政府提議對各國駐軍總司令頒給關於本問題比較原訓令內所作指示更爲詳細的指示。蘇聯政府同意把柏林與其他各國及西部佔領區的貿易置於四方面財政委員會的監督下，而該監督機關則審查依照蘇方軍政府所發許可證，由柏林輸出或向柏林輸入貨物是否遵守關於該項輸出輸入的現行規則。蘇聯政府認爲這種指示有助於關於柏林貿易問題的具體協定之擬具。

五、蘇聯政府認爲四國駐軍總司令在柏林的談判只有在下述條件下纔能產生積極的結果，就是各駐軍總司令都確實地遵照法、英、美、蘇四國政府所同意的訓令和指示行事。

蘇聯政府致美國政府的照會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五日（註）

一、美國政府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二日關於四國就蘇區德國馬克作爲柏林唯一貨幣在柏林行使的問題與解除柏林與德國西部佔領區交通運輸貿易限制的問題會在莫斯科與柏林舉行談判一事致蘇聯的照會，蘇聯政府業已閱悉。

因此，蘇聯政府認爲必須聲明：美國政府採取的立場不僅不能在調整柏林局勢方面容易獲得協議，反增加困難。柏林現局勢的產生，係單獨改革幣制和在德國西部佔領區及柏林西區採用特種貨幣的結果，而單獨改革幣制與採用特種貨幣一事，乃是美、英、法三國政府進行分裂德國的政策中最極端而最放肆的措施。

二、美國政府在它的照會裏指出三個爭論的問題，那些問題是美、英、法三國政府在九月十四日的備忘錄裏和蘇聯政府在九月十八日的備忘錄裏所提到的。

美國政府聲稱，在現時的基礎上繼續進行上述問題的談判可能是無益的，並且認爲爲造成容許繼續進行談判的條件，必須廢止柏林與西區間臨時的運輸限制，這種限制是蘇軍司令部爲了保護德國人民利益及蘇軍佔領區和柏林區的經濟利益而施行的。

美國政府這種聲明與四國政府八月三十日在莫斯科所達成的協定（對四國駐軍總司令的訓令）直接衝突，該協定中載明：

註：內容相同的照會會分別致送英法兩國政府

「法、英、美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業已決定，柏林四國駐軍總司令如果在實施這些措施方面能够獲致協議的話，下述各項措施應同時予以執行：

(甲)最近實施的柏林與西區間交通運輸及貿易的限制，德境蘇區車輛出入的限制，應予廢止；

(乙)蘇區的德國馬克將成爲柏林唯一通用的貨幣，西區的B馬克禁止在柏林流通。」

由上面所引的協定原文，可見四國政府在莫斯科談判之時，關於廢止貿易上的和柏林與西區間交通上的限制以及把蘇區德國馬克作爲柏林唯一通用的貨幣在柏林行使兩件事同時實行業已獲得協議。蘇聯政府堅持這一點，因爲西方國家用它們的單獨行爲所造成的局勢表示出，三國政府軼出了它們全權管理德國西部佔領區的權限，而企圖在幣制財政方面同時且管理到蘇軍佔領區。它們的方法就是在處於蘇區中央的柏林施行自己的特種貨幣，由是而使德國東部佔領區的經濟解體，最後就把蘇聯由該區擠出。

蘇聯政府認爲必須履行在莫斯科所達成的協定，並以爲只有其他三國政府也遵守這個協定纔可使繼續談判獲得成功。要是美國政府拒絕八月三十日所達成的協定，由這件事只能够作一個結論，就是美國政府根本不願意蘇、美、英、法間有什麼解決柏林局勢的協議。

三、既然九月二十二日照會中載有美、英、法三國政府對於三個爭執問題的立場，蘇聯政府也認爲必須聲明：

(甲)關於柏林與西區間的空中交通，蘇聯方面對空中貨運客運設置管制，實與在鐵路水路公路運輸方面所設置的管制同樣必要。既然四國政府之間業已獲得協議，認爲柏林貨幣流通及柏林西區間貿易往來方面應設置管制，則空中路綫也不能不加管制。

(乙)八月三十日四國政府通過的令駐軍總司令的訓令內，確定地規定了四國財政委員會在實施關於柏林通用統一貨幣的措施這方面的管制職權。蘇聯政府認爲必須執行這個訓令，包括它裏面所規定的減低在柏林的佔領費以及平衡柏林預算等在柏林談判中還沒有討論過的問題。

(丙)蘇聯政府已表示同意把柏林與其他國家及西區間的貿易置於四國財政委員會管制之下。現在蘇聯政府聲明，它準備把發給貨物進口許可證一事也交由四國設置管制，假使其他各問題都能獲得協議。

(丁)這麼一來，關於柏林局勢問題能否獲得協議，現在首繫於美、英、法三國政府有意獲得此種協議與否了。

索柯洛夫斯基元帥的聲明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日

德意志通訊社記者，「柏林日報」，「論壇報」及「西德國報」的記者們，詢問蘇聯軍政府首長，德境蘇聯駐軍總司令索柯洛夫斯基元帥，論以和莫斯科及柏林四強為首有關柏林局勢諸項問題。

索柯洛夫斯基元帥對記者提出的問題答覆如下：

(一)

【問】美英當局爲什麼目前要使柏林問題的解決變得複雜化？

【答】我們得到一種印象，西方列強不打算解決柏林問題，他們繼續推行侵略政策，抱着和解決柏林局勢毫無共通之目的。西方列強使柏林問題變得複雜化，主要的是爲了轉移人民的視線，使他們不注意分裂德國和正在從事設立西德國家的事實。他們早已爲西德設立了分裂性的「議會會議」，加速擬定西德憲法，和所謂西區佔領法規，後者是用來代替對德和約的。

其次，使柏林問題複雜化，是爲了結集德國國內和國外的反動勢力，依靠他們來執行馬歇爾計劃。煽動了疑慮和不安的情緒之後，西方列強就利用柏林問題作爲煙幕，來掩蓋組織對抗蘇聯與人民民主主義各國的侵略性西方軍事集團，並使各國人民不去注意和平與廢除軍備的問題。

如果西方三強真想解決柏林問題，誠懇考慮一切有關四國的利益，談判早就順利地完成了。可是，他們並沒有解決問題的誠意，只想利用柏林作爲一個「優勢起點」，來進行反對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

鬥爭，關於這一點，貝文在其最近下院演說中早已直言無隱了。

事實上，現在柏林早已被西方列強利用作爲破壞蘇區經濟及政治生活的基礎，擾亂通貨，並進行其他各種破壞波茨坦協定的侵略行爲。

(二)

【問】 您認爲所謂「柏林危機」的原因是什麼？

【答】 這一危機最深入的原因，是在於西方列強所推行的分裂德國政策。如果西方列強不推行分裂德國的政策，無論是柏林「危機」，抑或德國事務的其他「危機」都決不會發生。

三月間，三強倫敦會議通過了完全分裂德國及建立西德國家的決議，而在三月二十日，當蘇軍司令在管制會議中，要求獲得三強倫敦會議關於德國問題祕密決議的情報時，西方三強駐軍司令拒絕將此項情報提交管制會議，同時也不保證倫敦會議的單獨決議並不違背波茨坦協定和四方面管理德國的原則。

三強關於德國命運各項重要問題的這些單獨決議，損害了管制會議和德國四方面管理制度，從而給予了柏林四方面管理以致命的一擊。並且，西方佔領當局還企圖把柏林西部各區囊括在他們所從事設立

的西德國家之中。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八日美、英、法佔領當局在西德實行單獨幣制改革，數天後擴展至柏林西部各區，這便是所謂「柏林危機」的直接原因。

蘇方關於德國全境實行幣制改革的要求，以及早些時候管制會議關於在德國全境實施這一改革的協議，都被西方列強置若罔聞。在德國流通着二種通貨，而不是統一的德國貨幣。貨物都有二種標價。德

境各佔領區間旅客及貨物自由運輸的先決條件就是這樣橫遭破壞了。實在說來，區間通商變成了不同國家間的通商，而且在實際上，各區間的通商業已陷於停頓。德國經濟復興遭受了不可補償的損害。有鑒於此，蘇聯佔領當局對於導往西區的交通綫不得不施行限制措施，藉以保護蘇區的經濟，使柏林不致為西德貶值的老幣所充斥。

西方佔領當局不以西德上述的分裂行動為滿足，還要在柏林各自的區域中使用西區「B」馬克，雖然事實非常明顯，美、英、法當局留駐在柏林，並不使他們有權解體柏林和德境蘇軍佔領區的幣制，從西區把第二貨幣拿到柏林來使用。用「B」馬克來解體蘇區經濟生活的這種企圖，迫使——捨此以外，更無別的辦法——蘇聯當局延長對柏林與西區間交通綫的保護性的限制措施。

在六月廿二日舉行的會議中，甚至連西方財政專家也宣稱，他們完全明瞭蘇聯佔領當局的論點，除了流行在蘇區的貨幣外，在柏林不能使用別的貨幣，因為柏林恰巧位置在蘇區的中心，而且在各方面都和它保持着經濟聯繫。

柏林和蘇區的民主人士對於柏林使用第二貨幣，也提出過嚴重的抗議。從六月起，一直到最近幾天，不斷發生着羣衆集會和工人示威。

英法報紙也同樣指出在柏林使用第二貨幣的嚴重惡果。例如英國自由派報紙「曼徹斯特導報」六月廿四日會提出警告：「我們應該仔細考慮一下，使德國人生活益趨艱難，是否我們也將更難於在柏林留駐，倒不如讓俄國人單獨控制幣制好些？我們必須承認，對德國人最好的辦法，正是俄國人在那里嚙試的，使他們的鈔票成爲整個柏林的通貨。」

西區佔領當局在柏林所推行的政策的侵略性，從柏林採用B馬克後，西方列強用以破壞德境蘇軍佔

領區幣制的一連串實際措施上也可以獲得證實。柏林西區的黑市場立刻展開對蘇區幣制的投機買賣，對蘇區幣制不利的二種貨幣間的匯兌率被強制地維持着。

以同樣的損害蘇區幣制爲目標，美國把大批香煙，咖啡，糖菓和別的許多美貨運到柏林西區的黑市場來，僅限於用B馬克購售。根據這一路綫，八月五日，柏林西區佔領當局在西部各區設立了所謂兌換局，專門從事對蘇區貨幣的直接投機。

這些兌換局的老闆，顯然抱着政治企圖，和西區佔領當局串通一氣，擬定了一種荒乎其唐的投機兌換率。

柏林市議會財務委員會主任薩斯博士不得不承認這一事實。西方佔領當局利用由蘇區貨幣投機所獲的利潤來貼補柏林西區的佔領費及其他費用。

西方佔領當局又在柏林實行別的許多措施，來破壞貨幣流通，在這一方面，在柏林造成幣制混亂這件事自然不能不影響到蘇區的局勢。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日，柏林的美、英、法當局下令禁止西區一切機關及個人，不得將西區賬上的錢款轉到蘇區的賬上，或者接受來自蘇區的轉賬。

頒佈了這樣的命令，西方佔領當局等於是廢止了柏林市內的貨幣自由流通，攪亂了柏林的貸款機關。西方佔領當局下令柏林市議會對西區分別課稅，從而消滅了市預算的統一性。

本年七月和八月，市內西部各區的佔領當局下令禁止西區商業及企業公司和柏林蘇區及蘇軍佔領區的公司維持任何工業或商業的聯繫，從而給予了柏林整個經濟特別是西區工業生產以嚴重的打擊。佔領當局強迫西區德國公司取消和蘇區公司的商業交易，即使後者供給西區各工廠以其所缺煤斤及原料乏的

，也不能例外。

這一切事實證明，在柏林使用第二貨幣，西方佔領當局的目的就是要破壞幣制，解體蘇區的經濟生活；在任何情形下，蘇聯佔領當局對此決不能同意。

(三)

【問】 您對於所謂柏林「封鎖」問題採取一種什麼態度？西方當局要求解除所謂柏林「封鎖」，以此爲談判柏林問題的先決條件，您認爲這種要求是有根據的嗎？

【答】 並沒有什麼柏林封鎖，以前也從來沒有過，如果有這樣的封鎖，柏林市民早已不能獲得食糧，燃料及其他必需品的供應了。事實上柏林全體市民都有機會從柏林蘇區獲得應有的供應，包括冬令的煤斤。只是因爲屈服於西方佔領當局之下的柏林市議會盲目加以阻撓，這才使柏林市民無法在柏林西區的店舖裏獲得這些東西。

因此，經由所謂「空運」花了很多錢，才把食糧和煤斤從西區運到柏林云云，完全是虛偽的，純粹是一種宣傳措施，只是對德國加以更多的費用負擔而已。

誠然，也有人利用「空運」，把貴重物品從柏林搬到西區去，但這決不能引以爲「空運」存在之根據。即使在目前的情況下，柏林和西區間存在着「空運」，但事實上，柏林主要的還是靠蘇區來接濟。根據不完全的數字統計，除了煤斤，紡織品和其他商品外，經過各種不同手段，每天從蘇區運到西部各區的產物共達九百噸之多，我特別要駁斥最近倫敦下院中的無恥虛偽聲明，據稱本年六月十八日，蘇聯佔領當局對柏林與西方佔領區間的交通實行限制措施，是打算在柏林人民中間製造饑饉。在六月中旬，

柏林西部各區隱匿了大批食料，包括蘇聯軍政府所有的大量五穀在內，囤積在柏林西區的穀物倉里。

可是根據德境蘇聯軍政府的建議蘇聯政府早在七月初旬，就聲明對於供應全體柏林市民担負全部責任。從蘇聯國內運到穀物達十萬噸之多，後來又有一萬〇八百噸脂肪，這些用以應付柏林德國人民的需求是綽有餘裕的，這並且彌補了蘇聯佔領區內的脂肪匱乏。

準上所述，可知柏林「饑餓封鎖」云云，乃是故意的中傷和惡毒的捏造。關於以煤斤，電力及煤氣供應柏林西區一節，問題完全在於：須先消除西方佔領當局對於柏林西區和蘇區商業交易所加的阻撓。至於蘇區，它是可以以必需的燃料及原料來供應柏林西區的。

傳說中的所謂「柏林封鎖」，事實真相就是如此。

西方列強要求在恢復談判柏林問題之前，須先解除柏林和西部佔領區間交通的限制措施，這一要求證明西方列強完全離開了在莫斯科所獲致的關於同時實行解除交通管制措施和廢除第二貨幣（即在柏林使用B馬克）的一項協議。

(四)

【問】 您能告訴一些四國駐軍司令柏林談判的進展消息嗎？

【答】 四國駐軍司令的談判係於八月三十一日開始，九月七日，由於美駐軍總司令克萊將軍的堅持而陷於停頓。開始時，設立了交通，財政，及商業各組專家委員會。委員會前幾次開會時西方專家沒有提出過具體的建議，這使駐軍司令的工作不免有若干延遲。由於這一點，並且因為技術問題有如此之多，所以直到九月七日為止，各組專家委員會只討論了一部分問題。司令們至少須再有三四天，始能檢討全

部懸置未決的商業及財政問題，向政府提出四國駐軍司令關於業已同意以及尙未同意各點的聯合報告，一如蘇聯駐軍司令所要求的那樣。可是，西方三國駐軍司令不願意提出這樣的協同報告。

美軍司令堅持要中止談判，因此，談判就此破裂了。

(五)

【問】 四國駐軍司令在柏林討論柏林與西區間交通限制解禁問題時，蘇軍司令的立場是怎樣？

【答】 在柏林進行談判時，蘇軍司令企圖覓致根據四國政府指令恢復柏林與西區間正常交通的滿意基礎。

一九四八年九月七日，蘇軍司令提出了下述的建議：

(甲) 一九四八年三月三十日所擬定的關於鐵路及公路運輸的一切限制均予取消。

(乙) 柏林與德境西部佔領區間的貨運及客運，可利用海姆斯坦特至柏林的鐵路及海姆斯坦特至柏林的公路。

(丙) 海姆斯坦特至柏林一綫，每天有十六班對開火車，包括軍車三班。

(丁) 各佔領軍所屬軍人，眷屬，及其本國籍的佔領軍文官職員，根據他們所提出的，軍人，眷屬及佔領軍文官職員的身份證，可乘軍車及汽車；在佔領軍機關中服務的德國人在區間旅行則須乘普通客車。佔領軍的軍用貨物得用軍車運輸，但須該軍車的押運官員在管制站出示貨載清單。

(戊) 由海姆斯坦特至柏林鐵路運送供應柏林人民的食糧及煤斤，須在管制站根據清單加以檢查，商業貨物則根據執照。

(己) 在進出車站設立檢查軍車雙方面管制，對於邊界地區及柏林區的汽車運輸也是同樣。

(庚) 佔領當局下令禁止火車，汽車及飛機運輸貨幣，西區馬克和東區馬克。

(辛) 適應西方列強佔領軍需要的對柏林空中交通，根據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三十日管制會議的決議執行之。

(壬) 從西到東以及從東到西的一切鐵路及水道，均可用以進行區間貿易及國際交通。

蘇軍司令關於交通的建議，可以完全恢復以食糧，燃料及其他物品供應柏林的正常情況。無論就火車的數量，抑或就公路上貨運的數量而言，都絕對沒有削弱管制會議各機關以前所定的柏林西區供應程度。不但此也，以前也從來沒有像蘇軍司令建議的那樣，需要有十六班火車運送貨物出入柏林。

蘇軍司令關於取消交通限制的建議，西方各司令都認為含有極重大的意義，可以使於整個談判的進行。

然而，西部各區的司令顯然是一般的，不想採取蘇聯的建議，不管蘇聯的建議是如何縝密地考慮了西方佔領當局的一切基本願望。西方司令只集中在關於空中交通的(辛)點上，利用這一點為藉口，來拒絕討論並實行蘇聯關於柏林與西區間交通的建議。

他們企圖不討論空中交通的問題，好像這完全是他們權限範圍以內的事。

我必須指出，早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三十日，管制會議通過了關於柏林與西區間空中走廊的決議，規定符合駐在柏林的西區佔領軍的需要而建立柏林與西區間的空中交通。柏林蘇軍司令建議僅以這一決定為根據，卻並沒有建議改變上述的決議。無論如何，這是非常明顯的，德國西部和東部存在着兩種不同的幣制，因此，蘇聯機關必須控制一切貨運，包括空運在內，爲了保護蘇區貨幣不受到非法運輸和不

當牟利起見，這種控制是不可缺少的。

我們必須指出，在獲悉蘇聯關於交通問題的建議之後，西方司令未能發表像蘇聯一樣確定的聲明，表示他們將立刻採取措施，恢復被他們切斷了的蘇區和西區間的交通，以及蘇區通過西部佔領區與其他各國的交通。

(六)

【問】 在進行柏林使用蘇區貨幣及廢止B馬克的談判時，蘇軍司令採取怎樣的立場？

【答】 四國駐軍司令所接獲的訓令，規定蘇區德國馬克成爲柏林唯一的通貨並廢止西區B馬克，解除對西區交通的限制二點應同時予以執行。

四國駐軍司令奉令擬具關於在柏林行使蘇區馬克的具體辦法，這些辦法須保證：

(甲) 在兌換柏林流通的西區B馬克時，對於西區馬克的持有人不得採取歧視態度或反對行爲。這些B馬克應以一對一的比率兌換蘇區德國馬克。

(乙) 柏林各區對於貨幣，以及提供完全有效的銀行及貸款各種便利須賦予平等的條件。四國駐軍司令受令提供充分的保證，務使在柏林通用蘇區德國馬克，不致造成貨幣流通的紊亂或破壞蘇軍佔領區幣值的穩定。

(丙) 關於柏林對其他各國以及對德國西區間的貿易，建立一個令人滿意的基礎。若要改變這個一致同意的基礎，非先經四國駐軍總司令協議不可。

(丁) 對於預算，極度削減的佔領費用，以及柏林預算之平衡，提供足量的貨幣。

四國政府的訓令規定，「柏林貨幣流通的調節，應由蘇區德國鈔票發行銀行，通過現有的柏林貸款機關執行之」。同時又規定，由四國司令代表組織財務委員會，監督執行有關柏林實行統一幣制的上述財政措施。

在柏林進行談判時，四國司令主要的業已同意下令在柏林將西區 B 馬克調換蘇軍佔領區的德國馬克，對柏林西區貸款機關的來往賬目及存款賬重行估價。蘇軍司令的財政建議，在其他方面也提出了具體行動方案，保證遵行四國指令規定的各條款。

但是，顯而易見的，從西方司令於採取的立場上可以看出，他們打算在柏林造成一種地位，以致在事實上他們等於獲致了對柏林及蘇軍佔領區財政政策及幣制改革的全面控制和影響。

關於財政委員會的職權，英國司令提出了一項文件，規定柏林財政委員會須成爲「最高財政中樞機關」。和四國政府訓令規定德國鈔票銀行負責解決柏林貨幣流通問題相反，英國司令卻建議，西方當局通過柏林市銀行，對柏林貸款機關決定其自己的貸款政策，而蘇軍佔領區的鈔票發行銀行則須置於財政委員會控制之下。事實上，這就是說，蘇區的貨幣流通也須置於四方面財政委員會控制之下，雖然毫無有這麼做的根據，尤其因爲德境西部佔領區的貨幣流通也是完全由這些地區的軍事當局加以調節的。西方當局的這種要求，事實上就是意味着，蘇區的經濟生活也須由四方面財政委員會加以控制。

西方佔領當局對調節貨幣流通的干涉，是和蘇聯軍政府在蘇軍佔領區里調節貨幣流通的責任互相抵觸的。

貨幣流通的本質，要求財政政策的執行須集中於一人。關於蘇軍佔領區貨幣在柏林流通一節，要求另行決定獨立的財政政策，這帶有着危害蘇區經濟生活的許多重大危險。如果因爲執行財政務委員會的

獨立指令之故，在柏林發生了通貨膨脹現象，這種通貨膨脹不可避免地一定會蔓延到蘇軍佔領區去：這是蘇軍佔領當局所不能允許的。

同時，美、法司令所贊同的英國建議，又提出了赤裸裸的要求，主張蘇區德國鈔票發行銀行須根據需求而對柏林貸款機關供應鈔票——無限量地供應。西方佔領列強的上述建議直接違背了四國政府的訓令，按照後者的規定，四國司令受命須提出充分的保證，以免蘇區德國馬克在柏林使用後，將招致貨幣流通的中斷，或破壞蘇區幣制的穩定。換言之，西區司令的建議，並不表示他們有根據四國政府指令寬致四方面都能接受的立場的誠意。正相反，他們表現了他們的意圖具有確定的侵略性，也表現了他們想利用財政委員會去擾害蘇區貨幣流通和經濟的志願，由此可見，有人堅稱，彷彿蘇軍司令部對於在柏林行使蘇區馬克及四方面財政委員會的職務等問題，違背了總司令的指示，實屬毫無根據。正相反，正是西方各佔領區的駐軍司令們提出的要求，顯然和他們所負的義務相矛盾。他們這樣做，顯然是故意要使談判破裂，並且藉此好使四國政府在莫斯科所獲致的協議無法實行。

(七)

【問】關於柏林和西方佔領區的，和其他國家間的貿易問題，蘇聯方面提過什麼樣的提案？

【答】蘇軍司令在柏林談判進行中，對這一問題會盡力尋求一個各方面較能接受的解決辦法。我知道，本年九月二十五日蘇聯政府在它的照會裏對這一問題曾提出性質更廣泛的建議，可使一致的決議容易獲得。蘇聯政府在這個照會里提議以四方面發給進出口許可證的辦法進行柏林和西方佔領區及其他國家間的貿易。駐軍司令在柏林舉行談判時，美國駐軍司令克萊將軍也提出過正是這樣的辦法。但是西方國家的代表們現在爲什麼又認爲蘇聯在這方面所作的重大讓步是虛幻的，而，顯然地，希圖另一種辦法，

在那稱辦法下，雖然柏林流通着蘇區的貨幣，蘇聯軍政府却完全失掉參加調節柏林與西方佔領區及第三國貿易的可能。在目前的情況下，當德國境內流通着兩種不同的貨幣，當蘇區統一貨幣正在柏林和蘇區進行通用的時候，蘇聯軍政府對柏林和蘇區幣制情況負有更重大的責任，而其中最重要的條件是保障柏林商業的狀況正常，這都是十分明瞭的。結果一定會給蘇區的經濟和柏林，以及蘇區和柏林的貨幣流通，帶來不可補償的損害。

這種投機買賣的可能性，是人盡皆知的，例如柏林市議會的經濟委員會就正在調查這種投機案件，甚至連「空運」也被用來作非法貿易了，迄今已達一千萬馬克之鉅。

準上所述，可知在柏林進行談判時，蘇方始終根據着協議精神，覓致解決問題的正常基礎，但是，從一開始起，蘇聯代表團就遭受到其他各國司令的歧視，對它的各項建議採取頑固不化的否定的態度。不顧在財政，交通，及商業各個委員會里業已獲致協議，但是，西方司令始終認爲，業已開始的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照談判的整個進程看來，西部各佔領區的司令顯然早已抱着決定的方針，就是說，要駁斥蘇方的任何建議。這種惡毒的策略，在整個談判的過程中都可以看得出來。

(八)

【問】解決「柏林危機」的前途如何？

【答】蘇聯政府在九月廿五日早已向西方列強聲明，它願意根據八月三十日在莫斯科所獲致的協議，繼續進行關於柏林的談判。根據實際情形，考慮到相互間的利益，實現關於柏林問題的這一協議，完全視美、英、法政府的意願如何而定。捨此之外，企圖用別的方法來解決問題，這顯然只是想延長西方佔領當局所造成的柏林不正常局勢，而且這種企圖一定不會招致西方佔領當局所預期的效果。

蘇聯政府致美國政府的照會

一九四八年十月三日（註）

一、蘇聯政府獲悉了九月廿六日美、英、法三國政府的照會，認爲必須宣稱，在柏林造成的局勢完全應該由三國政府負責。直到美、英、法三國政府在德國西部各區和柏林的三區從事實行單獨幣制改革爲止，在這之前，柏林局勢的問題是並不存在的。

同時，大家都知道，這種單獨幣制改革只是最近許多抱有遠大目的的措施之一，其目的是要推行分割德國政策，把德國西部各區置於四強管制之外。

美英政府一同開始實行分割德國的政策，應該追溯至一九四六年在德境美英佔領區實行單獨的經濟統一措施，那時早已不顧到反希特勒集團列強在波茨坦會議中關於德國問題所獲致的協議。在採取這一行動之後，以前蘇、美、英、法四強關於佔領區所簽訂的協定，早已被卑鄙地侵害了。那時還想從經濟的觀點來爲這一行動辯解，據說二區的統一並不足以引起德國的分裂，或破壞四強所同意的解除軍備與民主化政策。但是實際上，三強在西德推行這種政策，和德國其他部分完全隔離開來，這必然會導至反民主及納粹份子的勢力的增長，這些人就是從前推行德國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的罪魁禍首，他們迄今還不放棄報復的觀念，不但威脅着鄰邦，而且也危害到歐洲全體人民的安全。更近些時，和實現馬歇爾計劃有關，經濟戰爭潛力在西德獲得了再起的機會，這造成了真正的危脅，這是破壞列強間波茨坦協定，違背一切愛好和平國家的利益的一種局勢。

（註）內容相同的照會曾分別致送英法兩國政府

在這以後，繼續執行美、英、法三國的這一政策，以致在今春，西方三強召開倫敦會議，比、荷、盧三國亦同時出席，竟通過了設立西德國家，和德國其他部分完全隔離開來，並置於四強管制之外的一項計劃。組織西德政府，還是當前的一個課題。西方三強的這一決議，終於使德國政治及經濟分割達到頂點，其危險的後果實不堪設想。

爲了準備完成最後分割德國的計劃起見，今年六月，在德境美、英、法佔領區和柏林的三區實行了單獨的幣制改革，在那邊通用了一種特別通貨，那就是西區的「B」馬克。如果沒有單獨的幣制改革，——這在幣制和財政方面，不但解體德國，而且也解體柏林，那正是在蘇區的心臟地帶——那麼，根本就不會發生柏林局勢的問題，正像在今年六月，西方三強實施單獨幣制改革方案之前，這問題並不存在一樣。

在這些情形下，蘇聯駐軍司令不得不核准發行蘇區德國馬克，同時並實施若干運輸限制條例。如果沒有這些限制條例，德國和柏林不同的各部分將流通不同的貨幣，結果一定不能維護德國人民的利益，在蘇區，特別是在柏林，使正常的經濟狀況不至於陷入混亂。這就是說，如果不破壞四強協定而實行單獨的幣制改革，使蘇區和柏林的整個經濟生活有陷入混亂的危險，那麼，根本就沒有施行運輸限制之必要，這完全是蘇聯政府的一種防衛與保護的對策，用以防止西方三強政府的攻勢。

西方三強政府根據衆所周知的四強關於共同管理德國及柏林的協定，繼續講到他們有管理柏林的權利云云，但是四國政府要管理處在蘇軍佔領區的中心柏林，這只有在下面的場合才有意義：如果德國被認爲是一個整個的國家，而以柏林爲其首都。但是，三國政府既已把西德和東德分離開來，籌設分裂的西德國家，三國政府管制柏林的權利就失去意義了。美、英、法政府支持他們在德國西部各區和柏林

三區的單獨行動，破壞了德國和柏林四方面管制的體系，因此，也就是損壞了他們要求參管制柏林的一切合法基礎。

但是，蘇聯政府並不反對三強佔領軍繼續留駐柏林，關於這一點，八月二日，斯大林總理在和美、英、法三國代表會談時，業已加以證實。

無論如何，當美、英、法政府在二月前建議共同擬定調整柏林局勢的實際措施方案時蘇聯政府表示同意。在九月廿八日美國政府的照會中，把嗣後在莫斯科和柏林進行的談判敘述得並不正確，因此，殊有詳細敘述事實經過之必要。

二、在莫斯科開始進行談判時，斯大林總理八月二日向美、英、法代表提出了如下的建議：（甲）蘇駐軍司令下令廢止最近在柏林與西區間實行的運輸限制；（乙）同時，蘇區的德國馬克成爲在柏林流通的唯一貨幣，而西區的「B」馬克則禁止在柏林流通。

此外，斯大林總理堅決願望，美、英、法政府延遲完成關於設立西德政府的倫敦決議，以待蘇、美、英、法四國代表共同會商，把德國作爲整個問題來加以討論。這一問題，在斯大林總理，莫洛托夫外長，和西方三強代表會商時曾屢次談到。

作爲和西方三強代表進行談判的結果，八月三十日在莫斯科獲致了一項協議，向柏林佔領軍四個總司令頒發了如下的指令：

「法、英、美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業已決定，柏林四國駐軍總司令如果在實施這些措施方面能夠獲致協議的話，下述各項措施應同時予以執行。

（甲）最近實施的柏林與西區間交通運輸及貿易的限制，德境蘇區運貨車輛出入的限制，應予廢止。

(乙)蘇區的德國馬克將成爲柏林唯一通用的貨幣，西區的B馬克禁止在柏林流通。

你受命和其他三國駐軍司令商議，儘可能迅速地擬定執行這些決議具體措施方案，並在九月七日前向政府呈報你們討論的結果，包括(甲)(乙)二點何時始能實施的確定日期。

四國駐軍總司令將擬定關於在柏林通用蘇區德國馬克的措施。

關於兌換貨幣和今後在柏林準備並應用蘇區的德國馬克的各項措施，須保證：

(甲)在兌換柏林發行的西區B馬克時，對於西區馬克的持有人不得採取歧視態度或反對行爲。這些B馬克應以一對一的比率兌換蘇區德國馬克。

(乙)柏林各區對於貨幣，以及提供完全有效的銀行及貸款便利各點，須賦以平等的條件。四國駐軍總司令受命須提供充分的保證，務使在柏林通用蘇區的德國馬克，不致造成貨幣流通的紊亂，破壞蘇軍佔領區貨幣的穩定。

(丙)關於柏林對其他各國以及對德國西區間的貿易，建立一個令人滿意的基礎。若要改變這個一致同意的基礎，非先經四國駐軍總司令協議不可。

(丁)對於預算，極度削減的佔領用費，以及柏林預算之平衡，提供足量的貨幣。

柏林貨幣流通的調節，應由蘇區德國鈔票發行銀行，通過現有的柏林貸款機關負責執行之。

爲了監督實際執行在柏林通用統一貨幣的上述各項財政措施起見，須設立一個財政委員會專司其事，由四國駐軍總司令的代表組成之。

美、英、法政府九月廿六日的照會，卻並沒有包括四國對柏林駐軍總司令的指令的原文。這一指令的內容和斯大林總理所發表的意見，在西方三國政府的照會中受到極度的歪曲。

正如我們從原文中所看到的，四國政府一致同意的指令，對於四方面財政委員會對柏林實施通用單一貨幣（即蘇區德國馬克）財政措施一節的管制職權有着非常確切的指示。指令中明白規定，須建立四方面財政管制，負責在柏林通用並流通單一貨幣，但是任何地方都沒有規定，這同樣地適用於發行上述貨幣，因為這樣可能會導至西方三強對整個蘇區貨幣流通調節的干涉。發行蘇區德國馬克，應該完全由蘇聯駐軍司令負責，這是不待言的，因為區內整個經濟生活就完全靠貨幣的流通量來決定。正像西區發行貨幣完全隸屬在佔領當局的控制下一樣，在蘇區方面，發行貨幣也應該僅僅置於蘇軍司令的管制之下。然而，在柏林進行談判時，西部各區總司令卻要求由西方三強對蘇區全境發行貨幣實施管制，從而強使蘇區整個經濟生活接受他們的管制，這是蘇聯所礙難同意的。

完全和三國政府九月廿六日的照會相反，四國一致同意的對駐軍總司令指令的原文，並沒有規定對發行蘇區德國馬克（特別是在柏林）實施管制。在斯大林討論這一指令時以前歷次的發言中，也沒有這樣的規定。蘇聯政府堅決駁斥這些虛偽的論據，其目的是要掩飾美、英、法政府背棄四國一致同意的對四國駐軍總司令的指令。此外，將柏林蘇聯駐軍總司令的立場和蘇聯政府的立場對立起來，這種企圖也早經蘇聯政府在九月十八日的照會中加以駁斥。

蘇聯政府嚴格遵守八月三十一日一致同意的指令，該項指令規定，柏林與西區的運輸限制的解禁，和蘇區德國馬克成爲柏林唯一通用的通貨二項措施須同時付諸實行，此外並對柏林一切財政措施設立四方而管制。這一指令規定在貨幣和財政方面，在柏林全部四區設立平等的地位，相等的便利，因此，蘇聯政府認爲這一指令乃是四強間獲致協議的最滿意的基礎。

關於柏林和西區以及其他各國間的貿易一節，大家知道，蘇聯政府同意三國政府的相應的建議，因

此，在這一問題上並沒有異議的地方。

此外，還有對柏林和西區間貨物及旅客空路運輸建立管制的一項問題尚懸置未決。鑒於西德和東德存在有二種不同的貨幣，蘇聯駐軍司令要求獲得保障，空運不得用於進行非法的貨幣及貨物買賣，這種必要是顯而易見的。大家都承認，九月十八日，莫洛托夫和美、英、法代表會談時，當時美國代表會說道：「我們很可以瞭解，蘇聯政府是想獲得若干保證，禁止利用空運來進行非法貨幣買賣或黑市交易。這一性質的滿意保證是容易獲致的。」如果三強政府認爲這個聲明是正確的，那麼，蘇聯政府認爲必須在互相授受的基礎上來調整這一問題。

因此，只要願意獲致四強都滿意的一種協議，關於這一問題的意見分歧是不難加以克服的。

關於柏林問題的歷次談判早已展開了四強根據互相都滿意的基礎來獲致協議的可能性，只須美、英、法政府不提出危害蘇聯在德境蘇軍佔領區所具有權利就行。

不管餘留的歧見是怎樣地無關宏旨，談判終於失敗了，這就是因爲美、英、法政府拒絕履行四強一致同意的對駐軍總司令的指令。

三、當八月間斯大林總理與莫洛托夫外長，在莫斯科和三強代表進行談判的時候，不但談到柏林問題，並且也討論到整個德國問題。更進一步，八月廿七日，關於一項公報的下述原文獲致了協定，決定在談判結束後加以公佈：

「四國政府並同意除了四國駐軍總司令會議外，在不久的將來，並將召開四國外長會議或四強其他代表間的會議，來討論：

（甲）有關柏林的任何懸置未決的問題；

(乙)有關整個德國的其他任何沒有解決的問題。」

但是，關於這一公報的結論部分卻並沒有獲致協議，那是美、英、法政府對於蘇聯政府要求延緩執行設立西德政府的倫敦決議，以待蘇、美、英、法代表會同討論整個德國問題一節的答覆。蘇聯政府從三強代表獲得保證，倫敦決議並不排除四國政府獲致協議，設立整個德國的統一政府之可能。

所有這一切事實，顯示三強政府也不得不承認，柏林問題在內，必須以履行四強所同意的決議為基礎，首先第一就是履行波茨坦協定和四強關於聯合管制德國的協定。

美、英、法政府不惜澈底破壞波茨坦協定和四強關於德國問題的其他協定，因此，在德國和柏林所造成的局勢，應該由他們來負責。西方列強三政府破壞了德國和柏林四方面管制的機構。他們違反規定的責任，把德國西部各區排除於四方面管制之外。另一方面，在蘇區中心的柏林，他們卻根據四方面協定，要求維持權益，藉此想為自己造成一種特權的地位，不知他們自己早已把四方面協定踐踏在脚下，完全使之變為一張廢紙了。他們虛偽造謠，無中生有地喊什麼「封鎖柏林」，並堅持須立刻解禁運輸限制地輸入並輸出貨物，結果柏林會變成貨幣和商品投機的中心，這種局勢最後一定導至蘇區整個經濟生活的混亂。關於運輸限制解禁並在柏林同時實行統一幣制的協議，沒有能夠實現，這是由於三國政府拒絕給予為避免蘇區經濟生活混亂所必須的保證之故，這些政府現在卻想逃避談判失敗的責任了。抑又有進者，在保衛柏林權利的藉口下，美、英、法政府事實上是企圖在貨幣與財政事務方面管理德境蘇軍佔領區，剝奪蘇聯在德國這一地區里所有權利，最後把蘇聯逐出德國。

四、美、英、法政府一手造成了談判的失敗，接着就用種種毫無根據的荒謬絕倫的控告來攻擊蘇聯

三強政府在其九月廿六日的照會中，拚命叫囂所謂「封鎖柏林」的問題，雖然事實上並沒有「封鎖柏林」。他們關於柏林餓莩載道，發生瘟疫等等的聲明，完全沒有任何根據，乃是厚顏無恥的虛偽宣傳。柏林有着充足的糧食，蘇聯政府業已採取措施，保證柏林人民獲得一切必需品。

佔領軍的供應問題也決不受到任何威脅。

「封鎖柏林」這句話，只是指蘇聯駐軍司令實施的運輸限制，那是爲了保障人民的利益，保護蘇區的經濟生活不致陷於紊亂和崩潰。柏林實行統一幣制，這必要，連三強政府也不得不承認，這問題一日不獲解決，這些保護措施就一日無法避免。在這一方面狂肆叫囂的，正是那些希望煽動不安，恐懼，和戰爭歇斯的人們，決不能真正調整柏林局勢的人。

西方三強政府的照會包括着許多無稽調言，控告柏林蘇聯當局允准柏林少數派人民起來用武力推翻柏林市政府當局。然而，柏林的蘇聯當局從蘇聯政府獲得嚴格的訓令，不管柏林人民對於現狀是如何地不滿，卻還是要保證和平秩序，俾柏林地方機關執行工作，關於這一點，莫洛托夫八月三十日在和三國政府代表會談時曾加以證實。蘇聯駐軍司令始終嚴格遵守着蘇聯政府的這些訓令，擾亂柏林生活的混亂，發生在蘇駐軍司令管轄範圍以外的柏林其他各區，其他三強的軍事當局對此應該負責。

準上所述，可知美、英、法政府所稱柏林局勢構成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威脅一節聲明，是毫無根據的。這樣的聲明，不能掩飾西德所推行的分裂及反民主政策，這種政策將使西德變爲御用的工具，特定的列強集團可藉以推行其侵略性的計劃。不能否認，如果有人應該對柏林目前局勢負責的話，那就是三強政府，他們一手造成了關於調整柏林局勢的談判的失敗。同時，美、英、法政府摒棄了以前保證過的將德國和柏林爭執問題交外長會議的責任，大家知道，調整這一類事情應該是在外長會議的職權範圍以

內。

五、美、英、法政府在九月廿六日關於柏林局勢的照會中宣稱，他們要把柏林局勢的問題提交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檢討，蘇聯政府有鑒於此，認為必須作如下的聲明：

(甲) 柏林局勢的問題，和整個德國，德國分割，建立西德分裂政府等問題密切的關聯着，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一百〇七條，這是一個應該由負責佔領德國的各國政府來加以解決的問題，不應該提交安理會。

(乙) 美國政府所稱目前局勢足以威脅國際和平安全一節聲明，查與事實真相不符，這不過是一種施用壓力的手段，想利用聯合國組織來達成美國的侵略目的。

(丙) 蘇聯政府建議，八月三十日所一致同意駐軍總司令的指令，應被視為蘇、美、英、法四國政府間的協議，然後根據這一協議來調整柏林局勢。

(丁) 蘇聯政府建議召開外長會議，根據四強波茨坦協定，來檢討柏林局勢的問題。

英、美、法三國政府將柏林問題列入安理會

議程——破壞聯合國憲章

維辛斯基一九四八年十月四日在安理會中的演說辭

蘇聯政府認爲必須聲明：三國政府——美、英、法三國政府——關於將柏林局勢問題列入安理事會議程的建議，是毫無根據的，因爲這個問題不在安理事會的權限以內，所以不能夠由安理事會來討論。美、英、法三國政府所控訴的蘇聯當局的行動，只是作爲一種回答而採取的行動，蘇聯當局不得不採取這些行動，原來是由於上述三國政府在德國西部佔領區中實行單獨的幣制改革，使柏林，同時使整個的蘇軍佔領區處於這麼一種情況中，在西部佔領區中作廢了的大量紙幣，勢必湧到柏林與德境蘇軍佔領區來。

在這些情況下，就採取了絕對必要的步驟，以便保護德境蘇軍佔領區的經濟，而防禦美、英、法三國政府使蘇軍佔領區感受到的經濟紊亂的威脅。美、英、法三國政府不肯顧到蘇軍佔領區國民經濟的利益和民衆的利益。德境蘇軍佔領區中蘇軍當局因此而採取的步驟，是屬於防衛性質的，以抵禦三國政府的攻勢的行動，已在柏林發生的局勢，應由三國政府負責任。如果不是由於美、英、法三國政府的這些攻勢的行動，柏林問題本身就不會存在，因爲根本就毋庸採取上述的防衛性質的措施了。

這是不容爭辯的，關於柏林局勢的問題，是和整個的德國問題有着密切的聯繫的，將柏林問題與整個德國問題割裂開來，那是完全出於不自然的，徒然會引起與實際情勢不相符合的錯誤的決定。如將柏

林問題提交安全理事會審議，實屬直接違反聯合國憲章第一百零七條，該條說：

「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經是本憲章任何一個簽字國的敵國的任何國家有關的行動，由於那次戰爭的結果，由那些對這些行動負有責任的政府所採取，或受權採取的行動，本憲章不得予以取消或加以妨礙。」

由此可見，形成整個的德國問題之一部分的柏林問題，依照聯合國憲章第一百零七條的規定，應由對佔領德國一事負責的各國政府予以解決，所以不得提交安全理事會審議。

實在的，關於德國，尤其關於柏林，我們已有了由四強——蘇、美、英、法——之間締結的一大套的十分重要的國際條約與協定了，這些國際條約與協定之中，最重要的便是四強在雅爾達會議與波茨坦會議中所締結的協定，其中規定了在處置德國時所應遵守的政治上與經濟上的諸原則。在這些文件之中，我們有這麼重要的文件，如關於德國敗北的宣言，關於四方面對德管制機飛的協定。這些文件都係實際上的條約與協定，當德國貫徹着無條件投降的主要條款的時期中，在德國行使最高職權的各大國，會在這些文件上簽了字。

關於德境各佔領區，以及關於大柏林的行政，我們已有上述各大國簽立的等幾種協定。人們並且應該提及三強的柏林會議所通過的，後來中國和法國也加入了的這麼重要的決議，如關於設置外長會議一節的決議，並責成外長會議籌備對德國和平解決方案，以使相應的文件能由民主德國的政府於成立時予以接受。

由此可見，整個德國問題，柏林問題自然也包括在內，依照大國之間的特別的國際協定與條約，都是應由對佔領德國一事負有責任的各國政府來解決，因而決不能以大國簽立的國際協定所沒有規定的任

何其他方式來加以考慮。

這個原則已規定在聯合國憲章第一百零七條中，該條很清楚地聲明：關於盟國實施管制的敵國領土上的局勢，當由這些國家負責任。由此可見，凡由於實施這類管制而引起的一切問題，因而也包括柏林局勢的問題在內，都應由這些國家之間用直接談判的方式予以決定，依照上述國際協定，關於德國全國，以及德國任何一部分，任何一個地區，當然尤其是關於柏林和德國首都的局勢，都由這些國家負責。

爲了通過關於這類問題的決議，根據我剛才提起的國際協定，已設置了對德國的特別管制機構即四方管制委員會，以及外長會議。外長會議同時負責處理包括對德和約在內的一般和約的籌備工作，並且負責審議根據參加外長會議的各國政府之間的協議可能隨時向外長會議交議的其他諸問題。

如果人們遵守上述的各項國際協定，並且尊重自己在這些國際協定上的簽字式，人們就不能夠認爲決定把包括柏林問題在內的任何德國問題向安全理事會提出是合法的，或正確的了。

這樣的決定，會直接違犯聯合國憲章，以及我已經提及的各項國際協定，首先便是在雅爾達與波茨坦簽立的協定，根據這些協定，德國問題屬於對佔領德國一事負責的四強專管的職權，德國問題正是唯有依照我已經列舉過的四強關於德國的各項國際協定所規定的程序才能加以考慮，並予以解決的問題，這是不容有任何懷疑的。

美、英、法三國政府，拋棄了一切正當的手段，不肯依照這些國家簽立的國際條約所規定的程序提出他們的要求，以合法的方式來解決與德國有關的任何問題。人們不應該用安全理事會來做盾牌，以背棄根據好幾種異常重要的和德國有關的國際協定而承担的義務。人們不應該背棄這些國際條約與協定

責成各該國家及其政府履行的義務。人們不應該極力規避由於背棄自己的義務而應負的責任。所以，美、英、法三國政府理應以合法的態度處理事情。而這就是這些國家以及參加的其他國家簽立的國際協定中所規定的態度。這是合法的態度。這就是對聯合國憲章既不違犯，對有關的政府及有關的國家簽立的國際條約又不牴觸的一種態度。

正如三國政府看了蘇聯政府十月三日的照會所已經知悉的，蘇聯政府建議召開外長會議，因解決柏林問題原係外長會議的職權。外長會議這個機關，行使職權已歷相當長的一段時期，並經常定期集會，而現在，當三國認為已發生了一種複雜而困難的局勢，需要權威機關出來干涉的時候，外長會議這個機關竟不在了，竟不在了，這不是很奇怪嗎？

外長會議的設置，本來就是為了解決德國問題，為了隨時一同審議如波茨坦會議關於設置外長會議的決議案所說的任何問題，為了解決這樣一個問題，該會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而設置的，即：對德和約問題，現在具有如此重大而嚴重的意義了的一切問題，都與對德和約問題有關。而蘇、美、英三強——後來法國和中國加入這個決議以後便是所有五強——特別為了解決德國問題而設置的這一個機關，竟不在了，竟被人置之度外，被人撇開了。曾設置這個機關的，對於這個機關負有確定的義務的，並且會責成這個機關負起確定的責任以解決德國問題的那些國家，竟對這個問題毫不注意。而且是關於審議柏林問題的這種程序，即應由外長會議來審議柏林問題，乃是與聯合國憲章及國際協定相符合的唯一的正常的程序，聯合國憲章第二條首先要求簽立這些條約的各國予以遵用。〔*Pacta Sunt Servanda* 1（公約統應遵守）——這是國際公法與國際合作的基本原則。所以請你們順從這種基本的要求罷。請訴諸那個機關罷，那個機關就是依照你們自己簽立的條約爲了這個目的而設置的，因而請履行那個條約責成你

們履行的義務罷。

三國——美、英、法——政府在致聯合國祕書長的照會中，武斷說：柏林局勢已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照會中說：上述各國政府已決定將柏林問題提交安全理事會，以便解除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威脅，就這樣子武斷說：目前由於柏林的局勢，國際的和平與安全已感受威脅了。然而，這類的聲明是毫無根據的，而且是荒謬絕倫的。正如今年十月三日蘇聯政府的照會中所陳述：美國政府說柏林局勢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一節的武斷之辭，是與實際情形不符的，只是一種壓迫的手段，企圖利用安理會來達成美國自己的侵略目的而已。

三國政府的這類聲明，我已經說過，是毫無根據的，而且是荒謬絕倫的，蓄意要發出關於所謂柏林封鎖一節的叫器，而實際上所謂柏林封鎖根本沒有這一回事。

關於柏林有發生饑荒之虞的武斷之辭，也同樣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只是一種進行敵愾宣傳的手段而已。應德境蘇方軍政府的請求，早在七月初，蘇聯政府就已決定充分確保柏林所有一切居民都能獲得糧食的供應。

索柯洛夫斯基元帥對柏林若干報紙記者發表談話時說：已有幾十萬噸的穀物以及一萬多噸的脂肪，從蘇聯運到了柏林的西區去了。據極不完全的統計數字，每天經由種種途徑從蘇軍佔領區運到柏林西區去的糧食就達九百噸之多，至於煤斤與紡織品還未計算在內。佔領軍的糧食供應，也決不感到任何恐慌。

所以上述一切反蘇的武斷之辭，都是經不起批評的，而散佈這一類的一切謠言，都只是爲了要煽動不安情緒，人心惶惶和戰爭歇私的里亞，而決不是爲了真正使柏林局勢澄清。

九月二十六日三國政府的照會，也含有毫無根據的武斷之辭，硬說柏林的蘇軍當局默許柏林的少數民衆企圖使用暴力推翻柏林市政府。蘇聯政府在十月三日致美、英、法三國政府的照會中，已正式駁斥了這些無稽之談。柏林的蘇軍當局，奉了蘇聯政府的堅定的訓令，無論柏林的民衆對於已發生的局勢如何不滿，仍然確保太平無事的情況，以便到柏林地方機關的工作，這一點已由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於八月三十日與美、英、法三國代表會晤時予以證實了。上述對蘇方當局而發的武斷之辭，從下面的事實中也很明顯的可以看出其中的荒謬性，即：三國政府的照會中所提起的暴動，是在柏林不屬於蘇軍司令部管轄權限內的那些地區中發生的，因而不應由蘇軍司令部，而應由柏林的其他三個管區的軍事當局對那些暴動負責任。由此可見，三國政府的此種武斷之辭也同樣是與事實不符的。

因此，關於說柏林局勢已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一節的論據，爲了證明必須由安全理事會來審議這個問題而使用的這種論據，也應該認爲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應該率直地予以排斥，因爲那是與事實不符的論據。根據我已闡明過的動機，我們反對關於將柏林問題列入安全理事會議程的建議，並堅持這一項不得列入安全理事會的議程。

柏林問題應由外長會議來審議

維辛斯基一九四八年十月五日在安理會中的演說辭

美國代表，在他昨天發表的演說辭中，把荒謬絕倫的武斷之辭，舊調重彈一番，說柏林封鎖哪，說柏林蘇軍當局採取強暴行動哪，等等。昨天我們已經指出過若干事實——而衆所周知，事實是勝於任何雄辯的——證明了柏林蘇軍當局並未實施任何封鎖，證明了毫無飢荒的威脅，而且根本沒有如美國代表昨天在這兒拚命描摹的這一類情形。他說了許多武斷的話，他硬說蘇方自己已承認，爲了如美國代表傑塞普先生所說，「報復」西方列強在德境西部各佔領區內採取的行動，而實施對柏林的封鎖了。這當然是分明捏造的謊言。所有這一切毫無理由的沒有根據的談話，而且，正如我們大家所看到的，甚至往往誣栽是蘇聯代表們說過的談話，雖然他們根本沒有說過一句像這類的話，這純粹是一種誑騙的宣傳伎倆，所追求的目的，是與真誠願望解決仍未解決的若干問題毫不相干的。所以，每一個沒有成見的人都應該清清楚楚地看出，美國代表昨天發表的演說辭是具有特殊的性質的。

蘇聯政府在其十月三日的照會中，已經對這一類的毫無根據的荒謬絕倫的言論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所以我看無庸再詳論這個問題，而且也無庸把已經確知的事實再說一遍。

傑塞普先生昨天發表的演說辭中，最重要的是企圖證明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一百零七條，向安理事會提出柏林問題是正常的。因爲主張向安理事會提出柏林問題的人，都沒有什麼理由充足的論據可用，昨天英美的代表們已把這一點表現得很清楚，他們就只得極力轉移視線，使我們不要討論關於柏林問題是否要列入安理事會的議程，而採取了進行對蘇聯仇視宣傳的途徑了。這便是對於像美國代表所發表

的這一類純粹無稽之談的唯一的解釋，美國代表硬說：蘇聯政府已拋棄了聯合國憲章所規定的和平解決的程序，硬說蘇聯政府否認聯合國組織是各國在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方面應向它申請協助的一種團體。

這種言論是不能加以重視的，因為人們的確不能無視事實，不能無視像這樣的事實，即，蘇聯政府建議將柏林問題提交外長會議審議，如所周知，外長會議正是作為與包括德國在內的一般舊敵國實行和平解決的一種手段而設置的。

因為我的敵手們在這一方面表現出令人奇怪的健忘，我就應該再提醒他們一次：我們已獲有在倫敦締結的若干國際協定——我是指一九四五年歐洲顧問委員會所通過大家商得協議的決議案；在雅爾達和波茨坦兩地締結的協定——這些是歷史性的決議，決定了德國無條件投降以後的全部時期中大國對於德國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應遵守的基本原則；還有四強在柏林締結關於佔領德國各區問題的一大套協定。所有這一切國際協定，已不容爭論地規定好了：關於戰後與德國和平解決的問題，依照各大國之間所締結的國際協定與條約，都在外長會議的議限以內。關於這一點我只要再補充一句：外長會議本身就是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一種工具。劃分外長會議的職權與安全理事會的職權的分界綫，決不是如英美代表們所畫的那根綫。他們很謬誤地武斷說：這一個團體是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工具，而那一個團體不是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工具。這並不是劃分外長會議的職權與安全理事會的職權的真正分界綫。如對外長會議抱着如此的概念，那就胡亂曲解了外長會議的真實的本體，及其真實的性質了。外長會議是保持國際合作的一種確實的工具。實際的分界綫是完全兩樣的。

這一點已特別表現在聯合國憲章第一百零七條中。

我並且應該說一句：不僅外長會議，還有為德國而設置的四方面管制機構，也是確保和平與安全的

一種工具。一九四五年六月間簽立的，關於德國敗北，關於由四個佔領國對德國的行政負責的宣言，清清楚楚地聲明：蘇、英、美、法四國政府行使對德國的最高權力時，這四個盟國政府當採取他們認為爲了未來的和平與安全而必要的行動，包括使德國完全解除武裝並解除軍國主義化，應該說一句：爲了防止德國將來實行侵略的可能性，這些都是最重要的行動。

這一點不是已儘够使人們有理由由下一斷語了嗎？如蘇聯代表團所斷言：外長會議也是維護和平與安全的一種工具，而且，如果就這種意味而言，使外長會議與安全理事會對立起來，這便是完全沒有根據的了。這使會胡亂曲解了真情實況，胡亂曲解了外長會議的性質，並且胡亂曲解了如三強簽立的國際協定中，雅爾達與波茨坦會議的決議案中，以及基於四方面的協議而通過的有關德國的其他決議案中的紀錄，明文規定外長會議的性質的那些法定的條文。

而他們竟胆敢在這兒對我們說蘇聯排斥和平解決的程序。可是從上面所述的看來，應該很清楚，至少就德國而言，四強已設置了特別的四方面的機關（即管制委員會與外長會議），以保障今後的和平與安全。聯合國憲章第一百零七條，正是意味着：關於戰後對德和平解決及德國行政問題，都在上述四方面的機關即管制委員會與外長會議的權限以內。

那些曾經破壞這些機關的人，使這些機關沒有進行正常工作的可能性的人，現在也許正在極力想把這些機關根本取消了的那些人，不肯履行他們曾保證履行四國國際義務，拒絕運用作爲維持德國和平與安全的工具的這些機關，那些人士就應該對於這種行動負責任。

而這是很對的，因爲安全理事會有不少與維持地球上其他部分的和平有關的任務要完成，而它直到今天還未貫徹那些任務，雖然在地球的那些部分，和平與安全是真正感受威脅了。我是指印尼問題，巴

勒斯坦問題，希臘問題。先生們，安全理事會的理事們，你們難道在鞏固和平與安全方面所遭遇的苦惱與麻煩的事情還不夠，所以，忽視了你們分內的天職，你們竟對另外的問題關心起來了，爲了解決那些問題早已成立了特別機關，並且提據國際協定早已規定好特別的程序，難道不是這樣嗎？

賈德幹先生昨天談起了聯合國憲章第一百零七條，他說這一條有些兒含糊，並且說把這些條文瀏覽一遍，還是不大清楚是否可以採用這一條。人們應該承認，賈德幹先生把這一條瀏覽兩遍，三遍以後，事情也不會變得比較清楚些，不過要點是人們根本不能同意他的說法，因爲聯合國憲章第一百零七條是絕對清清楚楚的，而且無需像他昨天在這里所建議，把這一條條文的來源加以特別檢討，一直追溯到頓巴登橡園會議，和舊金山會議的時代去。

不過，既然已經接觸到這個問題，我這方面就應該就舊金山會議加以一些說明。這也許可以把這個問題闡明得更清楚些。我是爲了或許真正不大明白這件事的那些人而來加以一些說明的。我要指陳加拿大的代表在舊金山會議第三委員會中發表的聲明，他強調當時叫做「國際普遍安全組織」的聯合國組織憲章草案中第十二章第二條，規定得這麼廣泛（我完全引用加拿大代表的話），凡與投降條件及和約有關的任何行動，在無限制的時期中，都可以不屬於聯合國組織的活動範圍。我更憶起了美國代表在同一个委員會中發表的關於第十二章第二條的聲明，說：未來的聯合國組織，對於投降條件與和約都不負責任。

這是完全清清楚楚的，因爲首先應由五強，應由外長會議來負這一方面的責任，外長會議正是爲了處理對舊敵國和平解決方案而設置的。聯合國憲章第一百零七條的含意就是這樣。

也許有人對我們說：對德和約並不存在呀，雖然蘇聯堅決主張從早締結和約，而西方三強却要佔

領法規來代替和約。

然而即使說和約還沒有存在，可是已經存在着投降條款，已經存在着關於德國敗北的宣言，已經存在着關於未來的對德和約的基礎的，具有原則性的異常重要的決議案，並且已經存在着雅爾達會議與波茨坦會議所通過的，決定了佔領國對德國的整個政策的各項決議案了。人們不應該否認這種事實，人們也不應該無視這種事實。這不僅是一種法理上的事實。而且更是一種具有極大的政治意義的事實，其中含有四強會保證對德國履行的責任極端巨大的義務，那是不容規避的義務。賈德幹先生，解釋聯合國憲章第一百零七條時，將這一條的條文曲解到這種地步，竟把這一條中所說「對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經是本憲章任何一個簽字國的敵國的任何一個國家有關的」一段，加以牽強附會的曲解。他極力那麼解釋這一段，似乎『有關的』這幾個字眼兒是指這麼一種行爲，一個敵國成爲那種行爲的對象，而不只是發生那種行爲的場所。賈德幹就下一結論說：因爲德國並不是可以由外長會議去審議的那些行爲的對象，而只是發生那些行爲的一個場所，第一百零七條雖然是依然完全有效的，但是對於所說的場合毫無關係。敘利亞的代表今天在這里陳述了同樣的觀念，他說起了所謂柏林的『封鎖』——當然是爲特別的目的而捏造的荒唐奇譚。他說：『封鎖』並不是針對德國的，而是針對其他佔領當局的，所以第一百零七條在這兒不能適用。

我回憶起一件事情，我想那可以幫助我們來正確地解釋第一百零七條。今年春天在不來梅發生過一個事件，安全理事會的人大概還記得。蘇軍上校塔索耶夫，爲美軍當局所綁架，移交給英軍當局，後來不覺置身於倫敦英國情報機關的房屋中了。這件事情發生在不來梅，就是說發生在德國境內，但是這案件跟第一百零七條毫無關係，因爲這是由英美當局迫害蘇軍當局的一個代表而採取的行爲，德國跟這

件事是毫無關係的。

用賈德幹的話來說，德國不過是一種行爲的場所，不過是在那上面發生這一種行爲的領土，所以如果在這場合企圖適用第一百零七條那就令人可笑了。由此可見，英、美當局綁架蘇軍上校的案子，與第一百零七條毫無關係，如適用這一條，那是絕對沒有理由的，雖然這一種行爲是在德國境內發生的。

然而，在目前的場合，情形是完全兩樣的。當牽涉到德國境內實行的單獨的幣制改革時，人們可以說這對德國沒有影響嗎？違背四強通過的一致同意的決議案，西方三國政府的所有這一切單獨的非法的行爲，難道真的和德國毫無關係嗎，在所說的場合，德國難道真的只是「發生行爲的場所」嗎？

如果我們回憶一下，成爲問題的這些行爲，是依照西方三國政府，瞞着外長會議，今年二三月間在倫敦通過的關於德國的決議而作的行爲，那麼，當我們討論西方三國政府在德國西部佔領區中實行的單獨的幣制改革的時候，當我們討論違反一切現行法律並違反法理上與道義上的常規而將柏林的工廠設備拆走的問題的時候，當我們討論侵犯德境蘇軍佔領區的國民經濟的利益，侵犯蘇區民衆的利益，並破壞德國的國民經濟，而作的一大串的單獨行動的問題的時候，又怎麼能够武斷說所有這一切行爲與德國毫無關係呢？那麼，對什麼人有關係呀？

他們說，僅對佔領當局有關係，但是西方佔領當局的這些行爲，實際上，真正地是直接危害到民衆利益的，危害到德境蘇軍佔領區的國民經濟的利益，違反大家商得同意的決議，這些行爲勢必損害到德國的經濟地位，我應該說，甚至會危害到德國的命運，這是事實。所以如果武斷說這些只是英、美、法的行爲，對德國毫無關係，那就奇怪了，而且荒謬得很，如果武斷說，蘇軍當局迫於這些環境，在德境蘇軍佔領區中不得不採取的防衛性的對策，只是對佔領當局有影響，對德國毫無關係，如果這樣武斷，

那也同樣是荒謬的。所以，當他們極力用單獨的幣制改革，來搗亂蘇軍佔領區與柏林的經濟時，據說那是對德國沒有關係的。而另一方面，採取步驟來保護經濟，使這類行爲所生的危險的有害的後果局部化的時候，他們又說，這些防衛性的措施也同樣是和德國沒有關係的。然而，這純粹是詭辯啊。這一類的詭辯自然是荒謬絕頂了，雖然我知道有些人還要極力從事諸如此類的詭辯。

第一百零七條，是關於對舊敵國的活動負責的各國政府的行爲的。第一百零七條說：聯合國憲章不得取消對於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是敵國的一個國家有關的行爲負責的政府而採取的行爲。由於英法三方當局非法的不正常的單獨行動而引起的，以及由於蘇方當局採取的防衛性的對策而引起的實際情勢，都是對德國直接有關係的，與第一百零七條的含義完全符合，所以理應依照關於德國的特別協定所規定的合法方式，來着手解決這種爭端，來審議和它有關的一切問題。

這種合法的方式，就是要由外長會議來審議所說的問題。有人對我們說：四強在外長會議中迄今未能就柏林問題達成任何協議；但是我要問你們——而且我更有理由就這個問題來問你們，因為說這種的人反對把柏林問題跟德國整個問題聯繫起來，我要問你們：外長會議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討論柏林問題的？你們提起了柏林局勢的問題。請告訴我罷，告訴我開會的日期，出席人的姓名，討論的主題，以及決議案，如果討論了柏林局勢的，那外長會議會通過了什麼決議案。

我敢斷言：沒有一個人討論過這個問題。羅伯茲，史密斯及夏台略，曾在莫斯科進行過談判。這些人聲明，正如美、英、法三國政府九月二十六日的照會中所表白，莫斯科的談判不過是非正式的討論。而且，羅伯茲甚至說：如果證明了在莫斯科可以開始談判，因而可以把門戶打開，那時，顯然要責成比他本人更負責的人來進行談判。美國代表史密斯，在莫斯科也聲明過：他既是一個大使，他的任務就在

於闡明他所代表的那個國家政府的態度，並試探蘇聯政府的態度，先討論一下如何在原則上就進一步的談判商討協議的問題。

由此可見，外長會議並不曾討論柏林問題，雖然根據大國之間締結的關於柏林與德國的協定，是理應交由外長會議討論的。現在他們再度要撤開外長會議，無論如何要把這個問題列入安全理事會的議程了。這種慌張着急的神情，是十分令人疑慮的。我們現在面臨這麼一種情勢，根據大國之間的國際協定而設置的一種合法的團體，外長會議，被人置之度外了。有人企圖辯解，硬說已經舉行的談判未能產生積極的效果，所以這個問題就該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但是，這一種談判還沒有舉行呢。並沒有在外長會議中舉行過關於柏林問題的談判。已經舉行的是在莫斯科進行的初步談判，非正式的討論而已。外長會議還沒有對這個問題說過一句話。

那麼，訴諸安全理事會的那三國政府，是在追求實現真誠解決德國問題一事毫不相干的目的，這麼說難道說錯了嗎？

我不要再提起關於硬說柏林局勢已造成了對和平與安全的威脅的問題。這個問題是絕對明明白白的。西方三國政府的代表們武斷，說起對和平與安全的威脅哪，飢荒的威脅哪，以及蘇軍當局破壞柏林市政機關而採取了強暴的行動哪，這些武斷的言論都是絕對無稽的。這些武斷之辭，已被蘇聯政府十月三日的照會駁倒了，所以我看這個問題已沒有再加以申論的必要。

鑒於我已經陳述的種種考慮，蘇聯政府認為把柏林問題列入安全理事會的議程是錯誤的。蘇聯代表團反對這個提案。

破壞四國協定的「中立」國決議草案

維辛斯基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在安理會中的演說辭

主席先生，各位先生，蘇聯代表已很仔細地考慮過安理會六個理事國所提出的關於所謂「柏林問題」的決議草案。大家該記得，安理會不顧蘇聯代表團所提出的反對意見，竟把這個問題接受下來加以審議，蘇聯代表曾經指出過，柏林問題不是應由安理會加以審議的主題。蘇聯代表團曾陳述了詳盡的論據，確證自己的立場是堅實的，那些論據使人對於聽從美英法政府的一面之辭，把所謂「柏林問題」接受下來加以審議的安理會的行動荒謬，完全不容置疑。然而，那個問題畢竟列入了安理會的議程，而且現在由安理會來付表決了。蘇聯代表團要運用聯合國憲章第二十七條三款賦予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權利。

我們在這里聽見人說：這個草案規定了，解除柏林目前交通，運輸及商務方面的限制，採用蘇軍佔領區的德國馬克作為柏林的單一貨幣，二者同時實行。這種論斷是錯誤的。事實上六國代表團所提出的草案，並沒有規定上述兩種措施同時實行。要看出這一點，只要比較一下就够了，四國政府——美、英、蘇、法四國政府——已經商得協議的，並且已經包括在八月三十日發給德境佔領軍司令長官的訓令中的，那毫無疑問是具有國際協定的性質，意義和效力的，那國際協定就是四強關於解除柏林對交通，運輸及商務方面的限制和在柏林採用蘇軍佔領區的德國馬克兩件事而達成的國際協定。

只要把八月三十日的訓令的內容，跟現在提議的草案第二段內的「丙」項比較一下就够了，凡識字

的每一個大公無私的人，都很清楚地看得出：在所提出的草案中完全沒有規定什麼同時實行。

在上述的訓令中是怎麼說的呢？其中說：

「法、英、美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業已決定，柏林四國駐軍總司令如果在實施這些措施方面能够獲致協議的話，下述各項措施應同時予以執行：

（甲）最近實施的柏林與西區間交通運輸及貿易的限制，德境蘇區車輛出入的限制，應予廢止。

（乙）蘇區的德國馬克將成爲柏林唯一通用的貨幣，西區的B馬克禁止在柏林流通。」

八月三十日的訓令中是這麼說的。這便是解除封鎖和採用蘇軍佔領區的德國馬克作爲柏林單一貨幣這兩件事同時實行的真正含義。

而在這個草案中對我們提供的又是什麼意見呢？其中第二段說：

「一旦有關的四國政府接到關於這個決議案的通知時，當同時採取爲了貫徹「甲」項和「乙」項的規定而必要的措施。

「甲」項是說應由所有各當事國立刻解除對於柏林和西部佔領區之間的交通，運輸及商務方面所加的一切限制，以及對於來往德境蘇軍佔領區的運輸和商務方面所加的限制。那是指有關的當事國在一九四八年三月一日以後所實施的限制。

這一項中是怎麼說的？它說了和大家都商得協議的八月三十日的訓令中第一項同樣的話：一切限制應立刻予以解除。

對這一點我們是同意的。

而所提出的草案內的「乙」項，又是怎麼說的呢？它難道是真的說了和八月三十日的訓令「乙」項

所說的話呢？

不，它不會那麼說。

它所說的，是立刻召開四方面司令長官的會議，以便對於以蘇軍佔領區的馬克爲基礎而統一柏林幣制等等，來達成協議。

那不是很明顯的嗎，一方面，人家向我們提供意見，要立刻解除蘇方當局作爲防禦美、英、法三國政府的非法的措施而採取的對策所加的一切限制；另一方面，人家向我們提供意見，說開始談談在柏林採用蘇軍佔領區的德國馬克罷。

人家對我們說：你們必須先解除限制，然後我們才將跟你們開始討論採用蘇軍佔領區的德國馬克的事情。並且爲這些談判的完成，還規定了時限——十月二十日，而關於解除限制，沒有規定時限，却說得很乾脆：立刻！

這就明白了：根據所提的草案，爲了防禦美、英、法三國政府在柏林西區和德境西部各佔領區內實行的單獨幣制改革的有害的後果起見，蘇方當局所加的限制，必須立刻取消。同時，關於採用蘇軍佔領區的德國馬克作爲柏林單一的貨幣一事，却被延擱下去了，因爲只是四方面司令長官間的談判，將與蘇軍當局所加的限制的取消同時開始罷了。關於幣制的這一點，我們不能夠同意，而且也並不會同意的。

這實在是八月三十日的訓令內相應的一項作罷了，那一項的原文我剛才已經引用過。這實在是窮兇極惡的破壞了那個訓令，這是我們不能同意的。

而正如已表現於八月三十日的訓令中的，美、英、蘇、法四國政府間所達成的協議的實質，正是在於這些措施應同時實行，即：一方面解除限制，一方面就在柏林採用蘇軍佔領區的德國馬克作爲單一的

貨幣。

由此可見，向安理會提出的這個草案，跟四強商得協議了的上述大家同意的指令是完全牴觸的，這個草案破壞了四國政府達成的協定。

蘇聯政府認爲必須嚴謹地遵守簽過字的協定，必須慎重地履行由這些協定而產生的義務。蘇聯有資格要求，而且的確在要求參加國際協定的其他國家同意的八月三十日的訓令的那三個國家政府也同樣地照辦，那訓令就是四強間的協定呀。

正因爲這個緣故，這個草案是蘇聯所不能接受的，因爲這個草案跟大家已經商得協議的決議是互相牴觸的。這個草案，假裝同時實行上述兩種措施——解除限制和在柏林採用蘇軍佔領區的德國馬克——極力想迫使蘇聯接受初步條件，即先解除限制。主席先生，這是蘇聯不能接受的。這是使我們倒退，又恢復了那本來已由於八月三十日大家同意的訓令而摒棄了的歧見。

大家該記得，從莫斯科談判的一開頭起，美英法三國政府就堅持要蘇方當局解除所加的一切限制，作爲初步的措施。他們堅持，唯有等到貫徹了上述初步條件以後，才能實行在柏林採用蘇軍佔領區的德國馬克作爲單一的貨幣。但是，西方三國政府不得不拋棄那個要求。在大家同意的指令中規定好的不是那個要求，而是另一個原則。這就是我在我的演說辭中前一段中已經提起過的原則。

我再說一遍：所提的決議草案中「丙」項內關於第二段「乙」項所說的話，是跟同時實行的原則毫無共同點的，而那個原則，是大家同意的八月三十日的指令中所明示的基本原則。所提的草案中的「丙」項，違背了大家同意的訓令，企圖假裝同時實行，來強迫人接受要求，先解除柏林蘇方當局對於交通、運輸和商務方面所加的限制，而這些限制原來是爲了對付西方三國政府的單獨幣制改革而採取的一種

防衛性的措施，因為那種單獨的幣制改革，破壞了德境蘇軍佔領區的經濟。

就是由於這種原因，蘇聯代表團不能贊同所提的決議草案。

從上述的種種考慮出發，蘇聯代表團當對這個決議草案投反對票。

斯大林答『真理報』記者問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問：對於安全理事會討論柏林局勢問題，以及英、美、法三國代表在這個問題上的做法，你的看法如何？

答：我認爲它們是英、美、法統治人士政策的侵略性的表現。

問：今年八月間四強對於柏林問題已經達成協議，這是真的嗎？

答：是的，這是真的。大家都知道，關於同時執行兩項措施，即：一方面解除交通限制一方面在柏林通用蘇區德國馬克爲唯一的貨幣一節，蘇、美、英、法四國代表已於八月三十日在莫斯科達成協議。這一協議並不傷害任何人的威信。它照顧到各有關方面的利益，並且確保進一步合作的可能性。但是，美國和英國的政府否認了它們在莫斯科的代表，並宣佈這個協議爲無效，這就是說，他們破壞了這個協議，決心把這個問題提交安全理事會，在那里，英、美是有着保證多數的。

問：在巴黎，當安全理事會最近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甚至在安全理事會表決這個問題之前在非正式的談判中曾就柏林局勢再度達成協議，這是真的嗎？

答：是的，這是真的。阿根廷代表兼安理會主席布拉馬格利亞，代表其他有關強國，和維辛斯基同志進行非正式談判，他的手中的確有着一份關於柏林局勢問題的一致同意的決定的草案。但是，美國和英國的代表又一次宣佈那個協議爲無效。

問：那麼，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你能够解釋一下嗎？

答：事情是這樣的，美國和英國的那些鼓吹侵略政策的人們，對於與蘇聯協議合作一事並不感到興趣。他們所需要的並不是協議和合作，而是空談協議與合作，以便藉阻撓協議的方法來歸咎蘇聯，因而「證明」與蘇聯合作是不可能的。竭力煽動一次新戰爭的戰爭煽動者們所最恐懼的，就是與蘇聯達成協議和合作，因為與蘇聯協議的政策推翻了戰爭煽動者的立論並且使那些紳士們的侵略政策失去了任何目標，就因為這個緣故，他們撕毀了已經達成的協議，他們否認與蘇聯一道擬好這個協議的他們的代表，而且違背聯合國憲章，把這個問題提交安全理事會，在那里，他們有着保證的多數，並且可以「證明」他們所喜歡「證明」的一切。所有這些，是來「表示」與蘇聯的合作是不可能的，來「表示」有發動一次新戰爭的必要，因而為發動一次新戰爭而準備。

目前美國和英國的領袖們所執行的政策乃是一種侵略的政策，一種發動一次新戰爭的政策。

問：那麼，對於安全理事會六個理事國——中國、加拿大、比利時、阿根廷、哥倫比亞和敘利亞的代表們的做法，我們應該怎樣看法呢？

答：這些紳士們顯然是支持侵略政策，支持發動一次新戰爭的政策。

問：所有這一切的結果會怎樣呢？

答：唯一的結果就是新戰爭煽動者們可恥的失敗。新戰爭的主要煽動者邱吉爾，已經使自己失掉了他自己國人的以及全世界民主勢力的信任，同樣的命運在等待着一切其他的戰爭煽動者們。最近一次大戰的恐怖景象，在各國人民的記憶裏依然是太新鮮了，而贊助和平的羣衆力量是太强大了，從事侵略的邱吉爾的徒子徒孫們無法壓制他們，無法使他們回心轉意走向新的戰爭。

安理會表決前關於柏林問題的協議

蘇聯代表維辛斯基與其他有關強國的代表布拉馬格里亞於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四日非正式談判中本已商得同意的，復由美、英、法三國代表於十月二十五日所擬經的安理會決議草案的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會，已經澈底考慮過若干引起柏林當前嚴重局勢的事件，承認安理會的主要責任是維持國際的和平與安全，並且按照憲章第四十條行事，以防止柏林的局勢趨於複雜，尤其是爲了設法解決起見，茲向在德國和柏林負有佔領國責任的四國——法國、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政府呼籲：

(一) 避免發生在性質上足以加劇柏林當前局勢的任何事件。

(二) 同時採取，即當有關的四國政府接到這個決議案的通知之日，採取必要措施，來執行下面的甲項和乙項。

甲、有關各方立即解除對柏林和德國西部佔領區之間交通，運輸和商業的一切限制，以及對來往於德境蘇軍佔領區的運輸和商業交流的限制，彼此商得默契：上述的限制即指有關各方於一九四八年三月一日以後所實行的那些限制。

乙、立即召開四方面軍事長官會議，以便就在蘇軍佔領區德國馬克的基礎上使柏林幣制統一一事達成協議，四國軍事長官將使各種條件具備，以備採用、流通和繼續使用蘇軍佔領區德國馬克爲整個柏林的單一通貨，並就停止流通西區「B」馬克一事達成協議。上述各點，應按照四國政府在莫斯科一致同意的並於一九四八年八月三十日所公佈的，發給柏林四方面軍事長官的

聯合指令中規定的條件實施，並在四方面的財政委員會的監督之下予以執行，這個委員會的組織，權力和任務已經在那個指令中予以規定了。此項措施必須在丙項中所規定的日期之前全部予以實行；

丙、甲項與乙項應在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日以前全部予以實行。

(三)在第二節中所規定的措施執行後十天之內，或是在四國政府商得同意的時期之內，恢復在外長會議中就一切有關整個德國的懸而未決的問題舉行談判。

x

x

x

安全理事會於十月二十五日所表決的關於柏林問題的決議，與上述安理會的決議草案完全符合，祇有第二節丙項的規定是例外，這一項在安理會的決議中是這樣說的：

「丙、乙項後一段所述及的日期，將爲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這種規定拒絕將解除運輸限制與在柏林通用蘇軍佔領區貨幣二事同時實行，因爲經過表決的決議規定：運輸限制應予立刻解除，而柏林通用統一貨幣一事却延期到十一月二十日再說，這對於德境蘇聯佔領區的經濟具有莫大的危險。

奉蘇聯政府訓令維辛斯基致伊瓦特和賴伊的覆函

出席聯合國大會的蘇聯代表團首席代表，維辛斯基，奉蘇聯政府的訓令，十一月十六日，發出致聯合國大會第三屆會議主席伊瓦特和聯合國祕書長賴伊的覆函如次：

致

聯合國大會主席伊瓦特先生

聯合國祕書長賴伊先生

先生們：

蘇聯政府訓令我以如下的覆函送給你們。

你們十一月十三日的信，蘇聯政府已經收到了，承你們爲調解現存的歧見而努力，蘇聯政府感謝你們。

早在今年十月三日，蘇聯政府就已向美英法三國政府送致照會，蘇聯政府在那照會中建議：八月三十日商得同意的發給柏林各方總司令的指令，應該承認是蘇美英法四國政府之間爲解決柏林問題而達成的協定。

同時，蘇聯政府建議：召開外長會議，以便依照四強的波茨坦協定，來審議柏林局勢問題，以及關於整個德國的問題。

蘇聯政府目前還是信守這同樣的立場。

蘇聯政府抱着和你們同樣的意見，認爲柏林問題的解決，對於解決其他問題，例如關於對德，對奧

，對日和約問題，都會具有積極的意義。

關於強國領袖間的直接接觸和互相信任對於邦交的增進具有偉大意義一節，蘇聯政府也抱着和你們同樣的意見。

奉蘇聯政府的訓令，維辛斯基謹覆。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關於柏林問題塔斯社的聲明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塔斯社根據得自權威方面的情報，受權發表聲明如次：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日蘇方答覆了布拉馬格里亞先生對四強提出的關於柏林採用並流通蘇軍佔領區的德國馬克作爲單一通貨的問題以後，另有和上述財務措施有關的文件又已陸續公佈出來。在這些文件之中，有：（一）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法、英、美三國政府的備忘錄，其中含有這三國政府對於布拉馬格里亞先生所提問題的答覆；（二）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英法兩國政府所提出的一項文件三國備忘錄的附件，並附有一九四八年九月七日英方羅柏森將軍向柏林各方總司令會議提出的一項文件的全文，但是他們當時沒有討論這份文件，因爲談判停頓了；（三）還有維辛斯基所接到的布拉馬格里亞先生所提出的關於柏林問題的若干建議事項。

鑒於上述，蘇方認爲實有提供如下解釋的必要。

關於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法、英、美三國政府的備忘錄，以及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英法兩國政府所提出的對這備忘錄的附件，蘇方從八月三十日的指令出發，對於還沒有解決的，而在三國爲答覆布拉馬格里亞先生的五個問題而提出的備忘錄中述起的諸問題，始終保持如下的理解：

第一個問題——顯然德國發行銀行給予柏林所有各區的通貨和信用放款總額的決定。

德國發行銀行給予柏林所有各區的通貨的最初總額，除了德國發行銀行已經在柏林流通的德國馬克

以外，當按照根據四強間的協議，應予收兌的B馬克的總額來決定。德國發行銀行當繼續給予通貨和信用放款，總額由四方面財務委員會來決定，而且，正如羅柏森將軍的方案中所說，財務委員會通過的一致決議案，將具有法律上的效力，而發生意見分歧的各點，將交由各方總司令處理，必要時，交由各國政府處理。

第二個問題——關於保證提供條件，在給予柏林所有各區的通貨和信用放款方面，決不至於發生歧視的情事。

正如蘇聯政府對布拉馬格里亞先生所提問題的答覆中已經指出過的，四方面財務委員會的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就在於實行督察，對於西方馬克持有人在兌換柏林發行的這些馬克方面，不得表示歧視，或不利的行動，並且要實行督察，務使柏林所有各區中，在取得通貨，和可資利用的銀行業務及信用放款的機會方面，都享有同等的權利。

關於三國政府對於布拉馬格里亞先生所提問題的答覆，蘇方保持如下的見解：

(一) 關於布拉馬格里亞先生的第一個問題——將由什麼機關代表四個佔領國來執行四方面對於財務協議的管制。

三國政府的備忘錄中對這個問題提出的答覆，跟蘇聯政府對布拉馬格里亞先生所提的相當問題的答覆中陳述的蘇聯政府的觀點，並沒有不同的地方。

(二) 關於布拉馬格里亞先生的第二個問題——四方面管制機關的職權。

對於三國政府備忘錄中有關這個問題的六點，蘇聯政府的見解如下：

(甲) 第一點——三國對那個問題的答覆中，暗示出：財務委員會，當對柏林所有一切通貨方面的

信用放款方面的及銀行業務，都應加以管制。蘇方認為：依照八月三十日發給各方總司令的訓令，該財務委員會的職權，應在於實行管制因在柏林採用並流通德境蘇軍佔領區德國馬克作爲單一貨幣而採取的財務上的措施。

(乙)第二點——大致與蘇方以前聲明過的一致，蘇方曾經指出過：在柏林所有各區中必須給予同等的條件，那就是說，在獲得通貨，以及完全可資利用的銀行業務和信用放款的機會方面，不得有任何歧視。這是指今年六月二十四日以前，即柏林西方三區採用西方B馬克以前所開辦的柏林市一切銀行機關和信用放款機關而言。

(丙)第三點——蘇方認爲必須在柏林設置德國發行銀行的辦事處，以便根據四方面的協議，在財務委員會監督之下，推行財務方面的和信用放款方面的政策。

(丁)第四點——蘇方認爲財務委員會應該對於柏林市政當局的徵稅政策及財務方面的活動，加以督察和管制，予以批准才能實施，將佔領費用極度核減，並平衡柏林市預算。

(戊)第五點——關於柏林採用蘇軍佔領區德國馬克作爲單一貨幣以及關於禁止柏林流通西方馬克的協定，應規定條件，由財務委員會加以督察與管制一節，蘇方並不反對。

(己)第六點——蘇方認爲柏林進出口許可證，應由財務委員會簽發。

蘇方認爲財務委員會在實施管制的時候，必須注意八月三十日的訓令中所規定的保證，務使柏林採用蘇軍佔領區德國馬克時不致發生可能引起蘇軍佔領區內貨幣流通方面的脫節現象，或破壞蘇軍佔領區內幣制管制穩定情勢。

(三)關於布拉馬格里亞先生的第三問題——列舉出應加以四方面管制的財務事項和區域。

蘇方認為，在柏林全境，上述對第二個問題的答覆內所規定的一切事項，統應加以四方面管制。

(四)關於布拉馬格里亞先生的第四個問題——精密陳述爲了實施四方面的管制而應該頒發的指令。

蘇方並不反對由四方面總司令的命令來把協議付諸實施。

(五)關於布拉馬格里亞先生的第五個問題——對於桂林與德境西方各佔領區之間的以及和第三國之間的貿易的管制，包括進出口許可證的簽發。

蘇方認爲，運入和運出柏林的一切進出口貨，應根據四方面財務委員會簽發的許可證辦理，應注意純值的平衡：惟糧食，燃料及電力的供應不得計算在內，因爲這些是作爲佔領當局的義務而供應的，以使用救濟柏林的方式，來保障市區民衆的健康和福利：這些供應物資的代價，顯然當作爲市議會的債務而予以登記。由財務委員會許可的貨物經由蘇軍佔領區轉運，將通行無阻。

關於布拉馬格里亞先生建議設置一個由六國（阿根庭、比利時、加拿大、中國、哥倫比亞、及敘利亞）的代表組成的財務專家委員會一節，蘇方已於十一月二十九日通知布拉馬格里亞先生：這是應由那些國家的代表們去決定的事情。並且指出：倘若設置這樣的委員會，蘇方可以供給必要的情報。

至於布拉馬格里亞先生過去幾天中所提出的關於柏林問題的其他建議事項，蘇方對這些建議的態度，是由維辛斯基在安理會中討論柏林問題時所已闡明過的蘇聯的立場來決定的。有一點應該注意：關於設置所謂「斡旋委員會」的建議，大概不會使局勢有任何進展的。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0945B

